

文藝叢刊乙集

春醒

德國衛德耿著
湯元吉譯

文藝叢刊乙集

春醒

德國藝術歌著

湯元吉譯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譯者序

春醒 (Frühlings Erwachen) 原著者法郎克·衛德歌 (Frank Wedekind 1864-1916) 爲德國十九世紀之自然派大家。有文集九卷，中以所著劇本爲最有名，春醒卽其一也。蓋當十九世紀時，德國學校尙非常腐敗，教師對於學生，但知授以死知識，於發展學生身心以及精神修養一類之問題，鮮加注意，而於性的知識，尤諱莫如深。一般青年學子，一方面既無從得正當的性的知識，一方面又被困於先天的性的煩悶，因此陷於色情狂而實行自殺以求解脫者，甚不乏人。當時自殺之風，幾被全國。衛德歌把這種情形看眼中，悲憤不能自己，因而做成了這個戲劇。畫情寫描，毫無顧忌。這種偉大的精神，大膽的描寫，真可算得是「前無古人」！此劇作於一八九〇年秋至一八九一年夏季。印行後，全國大震，尤以教會之反對爲最烈，咸謂此劇內容有不道德嫌疑，理宜禁止。不料禁止未成，而教育界之積弊，反因此劇日趨改良。先是學生家屬於學校內政，絕無過問之權。子弟付託是否得人，學校教員是否盡職，這種種重大的問題和學生家屬是向來不生



關係的。直至衛德耿此劇出版後，才把這種空氣打破。現在德國中小以下學校底內政，學生家屬皆有權過問，不像從前把自己底子女聽那班「為人師長的劊子手」任意去宰割了。

默察國內教育界情形，頗有若干與德國十九世紀相似之處。雖說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一部份的教育界，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然而視學校為噉飯地，茫茫然不知教育為何事者，仍大有人在。學生入學，原是為求知識和學做人的道理而來；但是普通一班教育家所要求於學生的，卻是生成的聖人。學生偶有小過，他們就用扣分數，退學，以及種種的手段來作恐嚇的工具。衛德耿此劇出版至今纔三十五年，德國學校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願三十五年之後，中國學校也能有同樣的成績！

衛德耿此劇描寫當時德國學校底腐敗，真是可謂形容盡致。史志明因為怕自己留級以後，他父母要嘗失望的苦痛，所以就去自殺；這事與錢惠明原是絲毫不生關係。但是學校當局因為自己卸不了責任了，——特別是為了自己底飯碗問題——竟藉口錢惠明所做的一篇論交媾

的文章，輕輕把他斥退。手段之毒辣，存心之卑鄙，真能教人歎服！（德國退學底辦法有兩種：一種叫做 *Dimission*，只限於一校；一種叫做 *Relegation*，學生一經斥退，則在全國之內，不能再進任何學校讀書。這種事都是不常見的。不像在我國學校，成績不好要退學，告假告多了也要退學，退學底功用，在中國真是無窮無盡！）最妙的就是教務會議一段：當陳教務長侃侃而談，主張斥退錢惠明的時候，那班教授竟是充耳不聞，惟知爭論窗子問題，頭腦昏聩，殆無以復加！此外如趙德貞父母之虐待親女，貝夫人之貽誤蕙芬，美術研究會會員之荒淫，都能教人驚心動魄。願國內一班做父母，做師長的人，把這幾段文字，都細細心心的讀一遍！

衛德耿不但是一個大戲曲家，並且是一個詩人及哲學家。他以為世上一切善惡底起源，只在自私自利四字。譬如我們看見一個小孩子跌在井裏而跑去救他，這並不是我們真想利他，也不過是因為不去救他，自己良心上要感着不安罷了。這個仍然是自私自利的行為！所以錢惠明忿忿的說：

凡是環境好的人，爲了自己底娛樂起見，去做一點慈善事業，這種人就是世人所謂的好人。可是有那苛刻的人因爲自己感不着興趣，所以就不去做這種事，也並不能算是罪大惡極！然而第二種人是世人所謂的壞人，是該受世人底唾棄的。牧師伍宗德伍大肚皮上課的時候，常常說人貴有犧牲博愛的精神，難道像這種利己的，虛偽的慈善事業，也是值得崇拜的嗎？（見第一本第五幕）

衛德耿對於道德的見解，和尼采底超人哲學很多相同之點。他說：

道德是兩個虛量相乘所得的實數。所謂兩個虛量者，一個是應該如此做，一個是情願如此做。（見第三本第七幕）

換言之，即人類固當遵守社會上的法制，但是對於我們自己底自由意志也應有相當的尊重。過於放縱了我們底意志，固能常常軼出正軌；然而過於屈服於法制之下，也往往能夠教人完完全全變成一副機器。所以社會上的法制與人類底自由意志，實是相輔而行的，是不可有所偏重的。他這個意思，和中國莊子那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道理很相近。他鄙棄的是世上一切虛

偽的，偏激的道德；他所要求的是由社會上的法制和人類底自由意志調和出來的合乎人道的道德！

史志明被虛偽的，偏激的道德殺了。錢惠明從感化院裏逃了出來，也想步他的後塵；史志明復極力慫恿之，說是人死了之後可以超越一切，做鬼的自由真是超過了人世萬萬倍。錢惠明因為深悔誤了貝蕙芬，所以就決定了跟着史志明歸去，正要把手遞給他的時候，一位蒙着全身的人跑了上來，劈口就說：

你餓的打戰，那裏還能夠討論這些問題呢！（見第三本第七幕。）

真是好一個唯物論家底口吻！此隱者非他，生命而已；史志明所代表的，則死而已。所以史志明正當吹牛入盛之時，一見隱者，氣就餒了半截。生和死這兩個念頭在錢惠明腦子裏交戰着，終於是生戰勝了。

史志明問隱者說：

敬愛的，不相識的，當我帶了手鎗朝樹林裏跑的那時候，你怎會不會也偶然的遇見我的

呢？（見第三本第七幕。）

隱者回答他：

難道你已經忘了我了嗎？你在最後的一刹那，不是還站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嗎？（同上）

所以某隱者，既不是人，也不是鬼，乃是我們人人所有的生之意志。衛德耿以爲人生在世，誰能無過。如果稍一失足，就去自殺，是大大不應該的。我們要貴乎有生之意志。幸福祇能求之於現實的生活之中；死祇有悽慘，蒼涼。所以史志明始終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怯懦的人；錢惠明始終是一個意志堅強，百折不回的強者。因知衛德耿將此劇贈與某隱者之意，不過是想喚起人類底生之意思而已。

劇本不但是寫在紙上給人看的，並且還要能够拿到舞台上演。譯劇本已經很難了，加上這一個條件，可就難上加難了。這個劇本裏有幾處用典和引用古代神名及名畫家作品的地方，我都沒有全譯——當然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因爲譯了出來，至少還得加上許多註解，人

才會看得懂，這於看劇本的人雖很方便，然而拿到舞台上表演可就不適用了。這個劇本裏的人名也太多了，往往一個名字有六七個音，譯出來不但是不好讀，尤其是演員不容易把牠記牢。因此，我就用改譯的法子，把所有的人名地名等一併譯成了中國名字。這於原劇底精神並無損害，而對於表演上卻有莫大的利益。有識之士，諒不致以「削足就履」見譏。

東方雜誌上曾經載過一篇洪深君改譯的劇本少奶奶的扇子，那是一個極大成功的作品。我對於洪君改譯的辦法是極端贊成的；然而非有大才力不辦，所以只有空羨慕一番而已。我這個改譯中國名字的辦法，原是一時權宜之計，遇着劇本裏人名不多的時候，（如我譯的歌德底兩個劇本史推拉和克拉維歌）簡直就用不着改譯，所以這是不足效法的。「什法師有云：『學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爲便利讀者起見，我把劇中人名和我改譯的中國名，立了一個表附在本書背後，讀者不妨參看。）

說到譯書的問題，常見有直譯和意譯之爭。據我看來，直譯至低的限度，也要做到信達兩個

字；那末，這和意譯究竟有什麼分別呢？舉一個淺近的例說：如果現在有一位西洋人翻譯中國「原璧奉趙」這句話，他不老老實實的譯作奉還兩個字，偏要照着原文譯為「原璧奉趙」，然後再加上許多的註解，這種直譯的方法，豈不是世間第一等笨伯做的事嗎？我底朋友俞敦培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裏，有這麼一段很重要的談話：

直譯之弊，在於但知注重單字及文法之排列，而忽略意義上之結構。結果成為字典式之翻譯，存其皮毛而遺其神態，讀之索然無味。蓋字句僅為發表思想之工具，同一思想，而表現之方式，所謂語氣風味者，中外實難強同。思想蘊藏於字句之間，然為整個的，流動的，不可分析的，惟能心領神會之，而翻譯之使命，並非為字句之釋義，乃引渡此種原文之思想也。是故譯文，須先澈底了解原文之意義，字裏行間，已無半點疑惑，然後融會於心，揣摩中文之語氣，筆而出之。經此一番融化，則所譯之文，自有整個的，流動的，原作之思想存於其內，而無晦澀難明之虞矣……

嚴復在他底天演論裏也說：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

各國文字組織不同，語氣風味亦各有異，所以譯書祇有意譯之一法。直譯云云，簡直是一個不通的名詞——意譯當然也要做到信達兩個條件。倘若有人解作「任意翻譯」，或竟實行「任意翻譯」，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衛德耿這個劇本在德國已經翻印了五十餘版了；英法日意等國也都把牠翻成本國語了。我現在恭恭敬敬的把我這個簡陋的譯本呈於國內一般青年之前；希望大家都從此認識了我們底那位隱者！

翻譯此劇時，承德友 E. Schierlitz 君時時指點我，使我懂得許多難解的地方；譯完後，承楊鍾健兄替我初次校閱，沈君怡兄在百忙中替我二次校閱，指正了我許多語氣上，字義上的錯

誤，我很感激他們。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廿五日元吉序於德國明星。

參考書舉要：

1. Frank Wedekind: Gesammelte Werke.
2. M. Geissler: Führer durch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 P. Fechter: Frank Wedekind.
4. A. Kutscher: Frank Wedekind.

第一本

第一幕

(貝繩武家中)

(貝夫人和她底女兒蕙芬小姐)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把我這件新衣服做的這麼長呢？

貝夫人 你今天滿十四歲啦。

蕙芬 早知道你要把衣服做的這麼長，我還是情願不要長到十四歲的好。

貝夫人 衣服並不長，蕙芬，究竟要怎麼樣才稱你底心？你自己長的這麼快，一年一長就是兩

三吋，能怪我衣服做得太長嗎？你現在已經十四歲了，難道還好穿着那麼短的衣服，露着膝蓋

在街上跑嗎？

蕙芬 不論牠怎樣短，總比這件長道袍稱身些。媽媽，還是讓我穿身上底這件短的吧，等過了夏再換新的。我看就是等我長到十五歲的時候去穿牠，也不至於嫌短呢。媽媽，把牠藏起來等到我明年生日的那天給我穿吧，現在穿了只白白糟蹋了東西。

貝夫人 唉，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其實，我何嘗不情願你永遠像現在這般樣子。你瞧那和你同年的女孩兒們，一個個都是長的又粗又胖，你卻是和她們完全相反。等到她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不知道你又變成個什麼樣子了。

蕙芬 誰知道，也許我沒有這一天，也未可知呵。

貝夫人 兒呀，你怎會想到這上頭去的！

蕙芬 不，媽媽，不要傷心。

貝夫人 (吻蕙芬) 我底心肝！

蕙芬 我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往往就想到這上頭去。我非但不覺得傷心，並且還格外陸的舒

服呢。媽媽，一個人想這種念頭，是不是不應該的喲？

貝夫人 去把那件衣服掛在櫥裏吧。還是穿上你這件寶貝衣服，小姐。等我有空的時候，替你下面接一節上去。

蕙芬 （把新衣服掛在衣櫥裏）哦，那索性等我長到二十歲的時候再縫吧。

貝夫人 只要你不怕冷。當初你身上這件衣服穿了還嫌長，現在你瞧……

蕙芬 現在快就夏天了，還怕冷嗎？媽媽，膝蓋受了涼總不會生喉症的吧，何必這樣膽小呢。像我這樣的年紀，凍是凍不壞的，尤其是腿上不會怕凍。——咳，依我底意思，簡直衣袖也不要，鞋子襪子也不穿，那才暢快呢。——就是將來必不得已要我穿那件長道袍的時候，我裏頭還是穿那又薄又輕鬆的——媽媽，不要罵我，穿在裏頭有誰看得見喲。

（幕下）

第二幕

(樹林前一片草地 星期日下午六個中學生——錢惠明，史志明，張堯成，周希人，吳炳麟，劉怡祖——在上面追着玩)

錢 這沒有什麼趣味，我不玩了。

周 那末，我們也只有停止了。——惠明，你功課做好了沒有？

錢 你們只管玩你們的就是。

史 你現在到那兒去？

錢 散散步。

吳 天就黑了，還散什麼步？

張 你功課做好了沒有喇？

錢 難道天黑了我就不能散步嗎？



劉 中美洲——路易十五——六十句荷馬底詩——七個方程式——

錢 受罪的功課！

吳 要是明天沒得拉丁文作文，就要輕鬆多了。

史 想不得，想起了總離不掉那討厭的功課。

周 我回家啦。

吳 我也回家，功課還沒有做完呢。

劉 我也回家，我也回家。

張 惠明，再見。

錢 再見。

(大家走了，只賸下錢惠明，史志明兩人。)



錢 很想知道，我們活在世上究竟是爲了什麼？

史 對於我，與其讀那斷命的書，倒還不如當一匹拉車的馬要舒服得多呢。我們爲什麼要進學校呢？爲的只是好教人來考我們罷了。爲什麼又要有考試呢？也不過是爲的好教我們留級罷了。光爲了上一級底課堂只容得下六十個學生的原故，就要教我們班上七個人留級——我自聖誕節以來，心頭怪慌，早已如同着了鬼似的。要不是我爸爸管着我，我早就做苦工當水手去了。

錢 還是談別的事情吧。（兩人踱來踱去的散着步。）

史 看那邊來了一隻黑貓，尾巴豎得高高的。

錢 莫非是有什麼預兆？（譯者按：此乃德國底一種迷信。）

史 誰知道。——牠剛從那邊跑過來，不見得有什麼預兆的。

錢 唉，人生底路上，到處都是滿佈着天羅地網在呵。——志明，我們坐到樹底下來談天。春風這般醉人，我真想當個樹神，站在樹梢，隨風飄搖，那是多麼有趣喲。

史 你何不把背心上的扣兒鬆鬆？

錢 嘿，好風！

史 天這麼快就黑了，伸出手來都看不清楚了。惠明，你在什麼地方啲？——惠明，我覺得人類底

羞恥心是後天的，是教育出來的，你以為是不是？

錢 這個問題我前天還細細想過，我覺得這實在是先天的。譬如現在要你和一個朋友彼此當面把衣服完全脫掉，在他未脫之先，你總不見得好意思脫。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種習慣罷了。

史 我常常的想，要是我自己將來有了兒女，我叫他們從小就同一間屋子，最好是同一張牀上睡覺；早晚叫他們彼此幫着穿衣服脫衣服；熱天不論是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只准穿一件單衣，我想他們這樣習慣之後，長大了對於異性的好奇心，總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發達了。

錢 這話我是絕對相信。——不過女孩兒萬一要是有了孩子卻怎麼辦呢？這倒是一個大問題。

史 有孩子？怎麼會有孩子？

錢 我覺得這是動物底本能，是無法避免的。譬如我們把一隻雄貓和一隻雌貓自小就關在一

個同外界隔絕了的地方，不叫牠們有看見兩性生活的機會，可是我敢說，雌貓終有一天是要生小貓的。

史 性慾衝動在禽獸本來是無需乎啓發的。

錢 在人類恐怕更無需乎啓發呢。你說將來要叫你底子女同在一張牀上睡覺，可是請問，如果一旦你兒子底性慾衝動起來了，那——哼，我願意和你打賭——

史 這話固然是不錯；不過——

錢 不過什麼，女孩兒大了也是一樣的，並不是女孩兒就不會有性慾衝動。固然，我們也不能一定說她們是怎樣怎樣，總之，很可懷疑就是了。並且同是人類，對於異性的好奇心，誰能沒有呢？

史 我現在要問你一句話——

錢 什麼？

史 可是你一定要答我。

錢 自然答你。

史 真的？

錢 敢向你罰咒，你說出來得啦。

史 你那篇東西已經做完了沒有？

錢 原來是問這個，爲什麼不爽快快的說出來喲。又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怕什麼！

史 我將來如果有了子女，白天一定叫傭們在院子裏和花園裏做各種的工作和遊戲玩，如同體操喲，騎馬喲，因爲傭們精神玩倦了，晚上睡起覺來自然就會安穩了。尤其是牀上底褥子不宜太軟，我們現在睡的褥子簡直是太軟了。我想我們如果在木板牀上睡覺，就許不會做夢。

錢 我爲了這個原故，現在每晚睡在「吊牀」上，要等到秋收之後，才回到牀上去睡覺呢。——去年冬天某晚上，我做夢把我家裏養的那隻狗打的動也不能動了才罷。這個夢真正怕人——！你爲什麼儘朝着我望？（當他們談天的時候，樹林裏漸漸漏進一片月光來，照着他們二人。）

史 你做夢的時候，可曾覺得什麼？

錢 覺得什麼喲？

史 你先前說的什麼，已經忘了嗎？

錢 是不是性慾衝動喲？

史 對啦。

錢 可不是覺得的嗎。

史 我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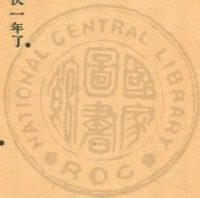
(二人談話略頓。)

錢 我早就覺得了，已經快一年了。

史 我就如着了電似的事，先卻一點兒預兆都沒有。

錢 你有夢沒有？

史 有，可是短的很，先夢見一個女人底腿，穿着天青色的衛生褲，走上一座講臺去，我那時當作



她要跨上去呢——可惜不會看得真切。

錢 朱書城還夢着他底母親呢。

史 是他親自告訴你的嗎？

錢 唔，在那邊小橋上。

史 自那一夜起，我心裏總是悶悶不樂的。

錢 是不是覺得良心上過不去？

史 什麼良心上過不去，簡直是嚇死人！

錢 哦——

史 我當時以為一定是內部受了傷，所以才這樣，並且還怕沒有治好的希望了。我終於用文字寫了出來，說也奇怪，心裏反安靜了許多。唉，惠明，這三星期以來，我簡直是天天在荆棘中過活呵。

錢 我早先對於此事多少已經明白，所以第一次除開稍微有點害羞之外，別的感覺一點沒有。

史 唉，像我這虛大一歲的人！

錢 年齡一層我簡直沒有去注意牠，因為依我底經驗看來，這件事與年齡原是毫無關係。你可認識那黃頭髮，老鷹鼻子的李源生，他比我大過三歲，姚文龍說他一直到現在，還不過是夢着些吃糖食的故事。

史 這我可有點不懂了，姚文龍怎會知道別人的秘密呢？

錢 他親自問李源生的。

史 他問李源生的我可不好意思問人家這一類的話。

錢 罷了，你剛才不是還問我的嗎？

史 可不是——但是姚文龍這小子底膽子也可以算不小了——這件事情確是有點神祕。我記得我從來不曾想到這上頭去過，可是性慾衝動自然而然的就發生了，往往弄的晚上睡覺都不得安穩。唉，世上比我好的兒子有多少，我父母爲什麼偏偏生了像我這樣的兒子。我爸爸現在儘着怨我質地笨，其實我是怎樣生下來的，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惠明，你可曾想過這個問題，

我們究竟是怎樣跑到這世上來的？

錢 這一點道理，你還不知道嗎？

史 教我從那裏去知道呢。雖然，我日常看見雞兒生蛋，日常聽說我母親非常的愛我，可是從這裏頭實在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我記得我還只有五歲的時候，只要一看見美人畫兒，就往發了呆；雖說這個感覺早就失掉了，然而現在每逢同女子談話，心上總有點胆怯，可是又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錢 我來說給你聽吧。我所有關於這一類的知識，有的是從書畫裏看來的，有的是由耳聞目見得來的。說給你聽了，你還要吃驚呢。我當初因爲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簡直變成一個無神主義者了。我也曾把這些話告訴過朱書城，朱書城又跑去告訴姚文龍，不料這小子早在他保姆那裏通通聽過了。

史 我在百科全書裏曾經從頭至尾翻了一遍，只看見整千整萬的生字，卻不會得到一點兒性的知識。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唉，像這樣重大的人生問題都不載，這種百科全書還要牠何用！

錢 你可曾見過兩隻狗在街上追着跑？

史 沒有……惠明，請你今天不必向我說了，我地理歷史還沒有預備熟呢。除此以外，還要背六十句荷馬的詩，做七個方程式，這還不夠，還有一篇拉丁文的作文——明天老子大概又得倒霍啦。爲了多騙幾分分數，人卻呆得同牛一般了。

錢 同到我家裏去，不要一點鐘工夫詩也背熟了，方程題也做完了，作文我來替你做一篇，只要故意寫幾個錯字，先生也就看不出了。別人代了功課做完之後，再請媽媽替我們沖一壺檸檬茶，我們舒舒服服的談一談人類生育的問題，好不好？

史 不能，不能，一談起人類生育的問題，我心就亂了。你如果和我相好，請你還是把你關於這一類的知識儘量寫出來吧。不必寫太長，可是要清楚，明白。等明天上體操課的時候，請你把牠夾在我書裏，神不知鬼不覺的讓我帶回家去細細的看。如果有畫圖說明必要的地方，請你就同時畫了上去。

錢 這樣躲躲閃閃的，真像一個女孩子。好吧，照你底話去寫是啦。我想這個工作一定是很有趣

的。志明，還要問你一句話——

史 什麼話？

錢 你可曾看見過女子？

史 這不知看見過多少了。

錢 但是裸體的？

史 全身的也看見過了。

錢 我也是。那末，我用不着畫什麼圖了。

史 去年我在市集上看見過許多解剖模型，就同真人一樣，真妙極了！我是去偷了看的，如果給校裏底人知道了，怕不早開除了呢。

錢 我去年夏天和我母親在杭州——怎麼，你想回家了，志明？

史 回家做功課。再會。

錢 再會。

第三幕

(貝蕙芬，趙德貞，戴蘊娥三人手挽手的從街上跑過來)

趙 這麼濕的路，鞋都濕透了。

貝 好大的風，刮的人臉都疼。

戴 風吹的我氣都透不轉了。

貝 走到那邊橋上去吧。梁蘭清告訴我水太大了，河裏漂滿了樹枝，那班中學堂底學生在河

裏搭了一條浮橋，昨晚錢惠明跑在上面，幾乎淹死在河裏。

戴 哦，他能游水的。

趙 對啦，我正想說。

貝 他要是會游水，怕不早就淹死了。

戴 德貞姊，你底辮子給風吹散了。

趙 由牠去吧，這條辮子我真恨透了。像你這樣的短頭髮不許我梳，像蓮芬姊那樣的長頭髮也不許我梳，就是在家裏不出去也要我梳辮子，我那位寶貝姑媽真是囉唆！

貝 等明天上宗教課的時候，我替你剪掉牠，好不好？

趙 阿彌陀佛，那不要給我爸爸骨頭也打折了呢。媽媽起碼也得把我關在煤窰裏三天三夜不
放我出來。

貝 德貞姊，你爸爸用什麼東西打你的？

趙 他們平日儘着打我罵我，要是我一旦死了，怕又要假惺惺的來哭我了。
唉。

趙 你們的父母是不是連衣襟上帶一條淡青色的帶子，都不允許你們的？

戴 我媽媽只許我戴淡紅色的，她說淡紅色的才同我底黑眼睛配呢。

趙 我覺得淡青的很雅緻，所以就帶了一條淡青色的。媽媽說我不聽她底話，晚上揪住我底辮子從牀上拖了下來，我拍的一下就爬在地上了。哼，她每晚還向上帝禱告，替我們祝福呢，何必

貝 我要是處在你底地位，早就離開她們了。

趙 她把我從牀上拖了下來，罵我說是：「你現在可知道了吧，要是以後再不聽我底話，看不把你的腿都打折了呢。像這麼個壞丫頭，要不是現在好好教訓教訓你，日後只說我做母親的誤了你呢。」

戴 哦，哦。

趙 蘊娥姊，你可猜得出我媽媽究竟是什麼用意嗎？

戴 我猜不出。蘊芬姊，你呢？

貝 要是我，當場就問了她了。

趙 我躺在地上叫喚，爸爸跑了進來，一把抓住，就把我底小衣拉下來了。我嚇的朝房門外就逃，

媽媽又說：「看看這小蹄子衣服也不穿，就要朝街上跑了！」

貝 那會有這樣的事，德貞姊！

趙 我凍的打戰。那夜他們問我在布袋裏睡了一夜。

戴 哦，布袋裏怎好睡覺？我是無論如何不在裏頭睡的。

貝 我情願替你在布袋裏睡一夜，可好？

趙 只要不挨打，倒也還將就過得去。

戴 睡在布袋裏，可不會悶死嗎？

趙 頭放在布袋外面，齊頸頸用繩縛住，不會悶死的。

戴 等你在布袋裏睡好了，他們再來打你，是不是？

趙 不，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原因，他們也就不打了。

貝 德貞姊，他們究竟用什麼東西來打你的？

趙 什麼東西都用過。喂，你如果睡在牀上吃一片麵包，你媽媽是不是就要罵你沒規矩的？

貝 不的。

趙 我也是這樣想。這一點小事有什麼了不得，怕有的母親看了還要喜歡呢。——唉，要是我已將來有了子女，我總不去拘束他們，任他們像花園裏底野草一樣的去自由發展。花園裏底野草，人愈是不去注意牠們，牠們愈是長得發達。至於玫瑰花，人愈是培植得好，牠愈是沒有生氣。

戴 要是我將來生了子女，我只准他們穿淡紅色的衣服，淡紅色的帽子，淡紅色的鞋，只有襪子准他們穿黑的。當我出去散步的時候，叫他們在我前面跑，那是多麼有趣。戴芬姊，你底意思怎樣？

貝 我們究竟有沒有小孩子，現在還不知道。喲。

戴 爲什麼不會有？

趙 戴芬姊說的不錯，我姑媽不是也沒有生小孩嗎？

戴 傻丫頭！她沒有出嫁怎會生孩子呢。

貝 可是我姑媽嫁了三次，也總沒有生育過一次呀。

趙 蕙芬姊，你將來如果生起孩子來，是喜歡男的呢還是女的？

貝 男的！男的！

戴 我也喜歡是男的。

趙 我也是。情願生廿個男的，只不要生三個女的。

戴 女孩子婆婆婆婆的，真討人嫌。

趙 我要不是生成是一個女子，我真不情願再做下去了。

貝 德貞姊，我覺得這也是各人底嗜好罷了。譬如我現在只覺得做女子是幸福；覺得做女子只有比做王太子還有趣。——雖如此說，卻不知道爲什麼自己底兒女，總是喜歡要男的。

戴 罷了，罷了，這都是些傻話。

貝 蕙娥姊！你能說被一個男子愛上了，不比被一個女子愛上了幸福萬倍嗎？

戴 不見得。拿森林事務員韓立鈞夫婦做個比喻：他夫人愛他的熱度要比他愛他夫人的熱度

高得多了。

貝 這個只好算是例外。韓立鈞雖是個窮光蛋，然而現在總算做到一個森林事務員了；他夫人是個什麼出身，現在嫁給了韓立鈞，自然是心滿意足，十二分的愛他了。

趙 蕙芬姊，你家庭這樣圓滿，你自己不覺得得意嗎？

貝 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傻想。

趙 要是我處了你底地位，我是何等的驕傲呵。

戴 你看她那樣趾高氣揚，不是驕傲是什麼！

貝 唉，還有什麼可以驕傲呵。我只覺得我做了一個女子，已是一件幸福。如果我不是女子，我一定自殺了，好預備來生——

（錢惠明走過去，向她們招呼了一下。）

戴 他底頭真不錯。

趙 看了他，我就想起亞里斯多德底學生亞力山大來了，那是一個多美的少年。

戴 哦，希臘史我差不多都忘記了。我只僅僅記得蘇格拉底和亞力山大底那一段故事了。

貝 他在全級中考第三名呢。

戴 他們底教員楊鸞鳴楊拐子說他要是再用功些，還可以考第一名呢。

趙 他底額角確是不錯，可是他那個朋友底兩隻眼睛才教人愛煞呢。

戴 是不是史志明這個磕睡蟲！

趙 我同他談過幾次話，人倒還好。

戴 這個小子簡直不能遇見他，遇見他就要教人丟臉。前回在姚文龍家裏跳舞場上遇見他，他

拿出糖來請我吃，我接在手裏一摸，那曉得又軟又暖，問他，他說是放在褲子袋裏太久了，你們想他糊塗不糊塗！

貝 你們評評看，那天錢惠明還同我說，他現在不信神，不信天堂，甚至於一切都不信。

第四幕

(某中學前的公園)

錢惠明，周希人，吳炳麟，張堯成，姚文龍，李源生六人聚在一起談天

錢 你們可有那個知道史志明現在躲在那兒？

吳 他嗎？他可能會倒霉啦。

周 聽着吧，他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要給人捉住的。

李 現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去替他幹那種事。

張 這簡直是胡鬧！簡直是無恥！

錢 你——你們究竟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吳 問我們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待我來告訴給你聽——

李 給史志明知道了可不成，我是什麼也沒有說。

周 我也沒有。

錢 (發急) 你們要是不馬上說出來——

張 說給你聽吧，史志明到會議室偷看分數去了。

錢 會議室……？

周 可不是嗎。一下拉丁文底課，他就跑去了。

吳 他故意等大家走完了，他才走的。

李 我從走廊轉灣的時候，看見他剛在開門呢。

錢 不用說了，看給旁人知道！

李 不要怪我，只要他不給人查出來就好了。

吳 大概是教務處把鑰匙丟在會議室底門上了。

張 不然，就是史志明自己帶了鑰匙去開的。

周 這樣的事只有他才幹得出。

李 查出來了，運氣好的，星期日下午罰他在校裏坐半天。

張 運氣不好的，文憑上還得加上一個批語。

周 像他那樣的成績，這一次但求不白冒險，就算好的了。

姚 咳，那不是他來了嗎？

錢 看他臉白的同死人一樣。

(史志明急急忙忙的跑了來。)

李 史志明，史志明你幹得好事啣！

史 沒有——沒有——

張 還想瞞誰，我們都曉得了。

史 哦，好運氣，真開心喲！

周 怎麼啦？

史 我考過去了喲！惠明，我及格啦！就是現在天翻地覆我也不怕了，我及格啦！誰也料不到我會及格的！我起初自己也不敢相信，顛來倒去足足看了有二十遍，哈哈，可不是及格是什麼！（狂笑）我開心得像是地在我眼前打轉呢。——惠明，你那裏知道，我這幾個禮拜以來，擔的是什麼心思呵。

姚 志明，恭喜你！你這樣過去了，總算是你底運氣。

史 哼，小龍兒，你那裏知道我當時是冒着何等的危險呵。我在會議室門口足足等了三個星期了。一直等到今天，會議室底門恰好開着，我再也忍不住了，立刻蹣手蹣腳的閃了進去，我想當時就是有人送我一百萬塊錢，也決按不住我。我進了門之後，馬上把成績簿打開來找我底名字，一面找，一面嚇得直戰。

錢 爲什麼？

史 我翻成績簿的時候，門還開在那兒哪。後來是怎麼出來的，怎樣下樓的，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姚 劉怡祖可會及格？

史 及格，及格，他同我一樣的及格了。

張 那你一定看錯了。我們數來數去，升級的要是連你和劉怡祖一齊算在裏頭就有六十一個人，上一級底課堂明明只容得下六十個人，怎麼會有六十一個人升級呢？

史 我一點都沒有看錯。劉怡祖和我的的確確是升了級了，不過都是試讀的性質罷了。兩個月之後，才能決定誰留級誰不留級呢。——唉，經過了這麼多的困難，我現在也看透了，縱使留了級也沒有什麼大不得了呵。

周 瞧着吧，一定是你留級的。我情願和你賭五塊錢，好不好？

史 你一文不名，誰和你打賭，賭輸了，還得要去當褲子呢。自今天起，我要好好用功了。老實同

你們說，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早就下了決心了，要是此番不能升級，我就自殺了去。

張 吹什麼牛！

吳 你這個老鼠膽子，敢自殺哈哈！

周 我倒真想着你自殺呢。

李 給他一個耳光吃吃！

錢 (打了他一個耳光) 來，志明，我們到森林看守所那邊去走走！

吳 你信他剛才吹的牛嗎？

錢 信不信於你有甚相干？志明，莫理他們，我們到城外去吧！

(中學校底教員汪志成，楊鑾鳴走過去。)

汪 楊先生，我真不懂，像錢惠明這樣的好學生，偏喜歡同史志明那樣的壞學生在一起打渾。

楊 我也是不懂，汪先生。

(幕下)

第五幕

(晴天底下午

錢惠明和貝蕙芬彼此在樹林裏遇着了)

錢 是你嗎，蕙芬姊？
一個人在這裏幹什麼？我在樹林裏穿來穿去，足足跑了三點鐘，不曾見一

貝 唔，是我。

錢 要是我先前不認識你是貝蕙芬姊，我還會當你是樹上落下來的神呢。
貝 不是樹神，不是樹神，我是蕙芬——你從那裏來？

錢 我是信步跑來的。

貝 我是來尋車葉草的，媽媽做五月酒要用。她本想和我一起來的，剛出門的時候，我姑媽來了，她最怕爬山，所以媽媽就留在家裏陪着她，叫我一個人來了。

錢 你車葉草尋着了沒有呢？

貝 尋滿了一籃子了，這不是嗎？那邊樹底下多的了不得。——現在我想尋條出路，我迷了路跑不出去了。現在幾點鐘了，你有錶沒有？

錢 剛過三點半鐘。你和你媽媽說定什麼時候回去？

貝 我以為已經很晚了。我纔在那邊河邊草地上睡了一覺，做了幾個夢，醒了轉來一看，我只以為時候已經不早，天都快黑了。

錢 要是你家裏還不會在等你，我們何不再到草地上去躺一會兒。我最喜歡坐在那邊的樹底下，把背靠在樹幹上，從密葉縫裏瞧那一滴一滴的青天，真能教人如同受了催眠術似的，不肯回去。地上給太陽曬的還是暖暖的。——蕙芬姊，我很久就想問你一句話了。

貝 可是我五點鐘一定要到家的。

錢 好吧，我們停會一塊兒走就是。我替你提着那個籃兒，只要從那邊繞一個小灣，就到了橋上了。（在臺中一棵大樹底下躺了下去）像這樣躺在地上，把頭撐在手上，腦子裏就立刻發生了許多奇妙的思想。

貝 （跟着他躺下去）惠明哥，你先前想問我什麼？

錢 我聽說你常常送飯，送錢，送衣服給那些窮人家，這究竟是出於你底本願呢？還是你媽媽吩咐你送去的？

貝 大都是媽媽吩咐我送去的。這些做工的窮人家，子女又來得多，遇着男子沒有工做的時候，一家的人就得挨餓挨冷。在我們家裏從前贖下來的舊衣服，都是整箱的放在那裏，毫無用處。但是你怎會想到問這個？

錢 你媽教你做這種事，你究竟願意不願意？

貝 再願意也沒有了。你這問的好奇怪！

錢 但是那些做工人家底小孩子那樣醜，女人又都是有病的，屋子裏堆滿了垃圾，男人又妬忌你，因為你用不着做工，却享這般幸福……

貝 惠明哥，你這些話都是不確的。倘若真是這樣，那我更願意去了。

錢 更願意去，這是什麼意思？

貝 我更願意去，因為能夠幫助他們，於我是再快樂沒有的事。

錢 那末，可以說你爲了自己能夠得到快樂，所以才去幫助他們的，是不是？

貝 我只曉得他們窮，所以就幫助他們。

錢 可是你自己如果得不到快樂，那你就去了？

貝 快樂不快樂，我不管，就是有快樂又怎麼樣？

錢 現在我明白了。凡是環境好的人，爲了自己底娛樂起見，去做一點慈善事業，這種人就是世人所謂的好人。可是有那苛刻的人，因爲自己感不着興趣，所以就不去做這種事，也並不能算是罪大惡極喲！

貝 哦，你要是親自去過，你就知道這是很有興趣的事了。

錢 然而第二種人是世人所謂的壞人，是該受世人唾棄的。牧師伍宗德大肚皮上課的時候，常常說人貴有犧牲博愛的精神，難道像這種利己的，虛偽的慈善事業，也是值得崇拜的嗎？我倒要做一篇文章去請教請教他呢。如果他不能給我一個圓滿的答復，我以後再也不上他底門了，就是不受洗禮有甚要緊。

貝 不要這樣，你父母要生氣的。就是受個洗禮，也不見得妨害了你什麼。也許我們做了大人，人家還要格外聽得起哩。

錢 世上那有真正肯犧牲自己的人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話道的再切沒有。怎麼，這樣正經的問題，你笑——喂，你先前躺在那邊草地上做了些什麼夢呀？

貝 哦，儘是些傻事，癡想罷了。

錢 醒着做的？

貝 我夢着我是一個叫化子，早晨五點鐘就得要到街上去，整天的在風雨裏叫化，碰來碰去又

都是些狠心腸的人。晚上又餓又冷的跑回家去，因為叫化的錢太少了，爸爸揪住我就打——

錢 這一類的夢我也做過，這都是平常聽了保姆們那種傻話的結果。蕙芬姊，我相信像你剛才說的那種狠心腸的人，現在世上可找不出了。

貝 哦，有的是，惠明哥，你弄錯了。趙家底德貞姊每天晚上都挨打，第二天身上一條一條的傷痕還能看的清清楚楚的呢。唉，這個苦命的丫頭，聽她說起挨打的情形來，真教人冒火。我爲她傷心極了，晚上爲她往往把枕頭都哭濕了。近來常常想設法救她出來，可是終究不曾想出個法子來。——我很情願去替她受十天八天的苦。

錢 這個很容易辦的，只要把她父親向法庭上一告，這孩子便可跳出火坑了。

貝 我長了這麼大，從沒有給人打過，因此簡直不知道被打究竟是怎麼個滋味兒。我有時自己打着自己玩兒，可是一點都覺不着什麼。我想，那一定是很難受的吧？

錢 我真不信，小孩子因此就會改好的。

貝 因什麼？

錢 因着打。

貝 (拾起一條細樹枝) 瞧，把這條樹枝來試一試！哈，這也够軟够細的了！

錢 細能抽出血來呢。

貝 你拿牠打着我試試看。

錢 打誰？

貝 打我。

錢 蕙芬姊，你怎麼啦？

貝 打着玩兒的，有什麼要緊？

錢 罷了，罷了，我是不打你的。

貝 我允許你打也不打？

錢 傻丫頭！

貝 我請你打呢？



錢 你這人怕發了瘋吧？

貝 我有生以來還沒有給人打過，只想嘗個滋味兒。

錢 要是你一定要我打——

貝 請你打，請你打。

錢 可不要懊悔！（用樹枝打貝蕙芬底身上。）

貝 哦，我一點兒都不覺着什麼。

錢 你穿了這麼厚的衣服，自然覺不着什麼了。

貝 那末，你打我底腿好了。

錢 蕙芬！（打的比較重了一點。）

貝 這那裏是打，簡直是同手摸一樣。

錢 好，等我來替你打鬼嘍！（把樹枝丟開，捏着拳頭使勁的朝貝蕙芬腿上打去，打的她叫苦連天。他理也不理，如同發了狂似的，仍然打下去，一邊自己底眼淚直淌。忽地又住了手，跳了起來，

春 雨

嗚咽着抱了頭向林後逃去。



三十八

(幕下)

第二本

第一幕

(錢惠明底書房)

窗子敞開着

桌上點着煤油燈

錢惠明和史志明倚在沙發上談天)

史 現在我底精神又恢復了，先前上希臘文的時候，簡直打了一點鐘的瞌睡，孫可法孫結巴不知道怎麼會沒有看見的。早上只差一毫，就又遲到了。我一醒來，就拼命背那希臘文底動詞變化，後來吃早飯和跑在路上的時候，也是儘着的背，媽的，連眼睛都背花了。——昨夜我讀到三點多鐘，兩隻眼睛再也睜不開了，拍的一下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手裏拿的鋼筆還在書上弄了一個墨水漬。早晨老媽子把我叫醒了來的時候，煤油燈還在冒煙呢。窗子外面的鳥兒叫得怪好聽的，可是我心裏只是悶悶不樂。洗過了臉，梳好頭髮，帶上領帶，想起昨夜竟肯那麼樣

用功，連我自己都覺得佩服自己。

錢 要吃枝香煙嗎？

史 謝謝，不要。——唉，我但能天天這樣豈不好！我現在只一心想用功，用到我眼珠突出不能再看書，才罷休。——開學以來，劉怡祖已經有六次回答不出了，三回上希臘文，兩回上楊拐子底課，一回上文學史。我自己才得五回呢，從今天起，大概不會再問不出來的了。劉怡祖是無論如何不會自殺的。他父母又不逼着他去讀書，他就是去當兵做水手，也沒有人來管他。要是我現在一留級，那我爸爸固然要氣一個死，媽媽也得馬上進瘋人院。沒有考試之前，我一心只求上帝早早超度了我，免得去受罪。總算上帝有靈，居然給我混過去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膽寒呢。唉，混是混過去了，但是試讀兩個月的結果，還不知道是如何。如果仍舊是留級，那我底性命終是不保的。

錢 人生真沒有意思，我簡直想吊死在一棵樹上才暢快呢。——怎麼我媽媽還沒有把茶拿來！

史 我現在很想喝點茶，我在抖呢，精神疲倦極了。你摸摸我看，究竟還是我不是啲？我耳朵雖能

聽眼睛雖能看，可是一切都像是在夢裏一樣。（望着窗子外面）外面的樹林給月光照得如此之亮，那般清靜，那般遼遠，如同沒有涯際似的。啊呀，這樹林恐怕有鬼怪，怎麼有幾個人一般模樣的，一冒頭又不見了。莫不是她們在那裏開什麼會議嗎？惠明，我們下去看一看好嗎？

錢 喝了茶再去。

史 外面的樹葉兒給風吹得沙沙的響，使我頓想起祖母當年對我說故事的情景來了。我聽她說過一個無頭女王的故事。這位女王長的極漂亮，只可惜生下來就沒有頭。她既不能吃東西，也看不見什麼，接吻不用說是更加不能了。她遇着要吩咐人做什麼事的時候，光是做手勢。如果她跺起雙腳，就算是表示她要和人宣戰或是殺人。有一次她給一位國王打敗了，事有湊巧，這位國王正生着兩個頭，頭上一年到底長滿了頭髮，兩個傢伙更是天天爭吵，不肯一刻兒停止。宮裏的那位大法師見了這無頭女王頓時計上心來，只用了一點魔術，便把那小一點的頭取下給這女王裝上，卻也奇怪，裝上之後，就如天然生成的一般。不久那國王就娶了她做老婆，從此，那兩個頭再也不吵嘴了，時時臉假着臉的接吻，享了一輩子的幸福。我聽了這個故事之

後，再也忘不掉了，每逢看見漂亮的女子，就當作她是沒有頭的女王；有時又覺得自己沒有頭了，像是還得裝上一個似的。

(錢惠明底母親端茶進來，放在桌子上)

錢母 惠明，茶來啦。哦，史先生，你好嗎？

史 托伯母底福，很好。外面樹林裏像是有人在跳舞歌唱，我正在聽呢。

錢母 你臉色這麼難看，莫非身上不舒服嗎？

史 我自己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大概是這幾天晚上睡得太遲的緣故。

錢 媽媽，你想，他通夜不睡，預備功課。

錢母 史先生，你不應該如此，身體是要保重的。你想，你假如因此生出病來，就是功課弄好了有甚用處。還是常到新鮮空氣裏去跑跑。像你這樣年紀，把身體弄結實了，只有比滿口「之乎者

也」還要緊。

史 伯母這話不錯，我以後要常常的散步了。散步的時候，也是能够用功的啊，我從前真笨，連這一點都想不到。不過動筆的東西，總得要坐在家裏做。

錢 到我這裏來做得了，兩個人做起來快也快得多。媽媽，你不是知道我們那個同學江承瑤神經發炎了嗎？今天姚文龍在他家裏看他嚙了氣之後，就跑到教務長陳糊塗那裏去報信，不料陳糊塗回他說是：「哦，他死了嗎？你上禮拜不是還有兩點鐘的罰坐嗎？趕快替我坐了去，好銷帳。至於江承瑤底事，等他出葬的那天，叫全級底學生跟着去送葬就是。」小龍兒聽了半響說不出話來，真好笑。

錢母 惠明，那是本什麼書，你看的？

錢 歌德，浮士德底譯本。

錢母 已經看完了沒有？

錢 還沒有呢。

史 上卷快看完了。

錢母 這樣的書，就是再等一兩年去看也不遲呢。

錢 實在找不出可看的書來，爲什麼現在就不該看牠？

錢母 怕你看不懂罷了。

錢 這倒難說。我自己也知道不能完完全全的了解牠，不過——

史 我們常是兩個人一同讀的，比較容易懂得多了。

錢母 惠明，你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對於有益無益的事，自己總該可以辨別了。書，只能揀有益的看。你如果事事能夠用不着我來操心，我就喜歡了。我現在想告訴你的，就是一個人如果年紀還够不上的話，好書看了也未見得能得益。總之，我是十二分的相信，但是你自己也不要辜負了自己才好。——要什麼東西來叫我，我在臥房裏，惠明聽見嗎？（下）

史 你母親大概是指浮士德和格雷生私子的那段風流史，怕我們看了學壞。

錢 其實我們看浮士德的時候，並沒有去注意這件事。

史 可不是。

錢 歌德這部傑作的精采，原不在這一點上。浮士德和格雷當時即使是正式訂了婚，後來把她棄掉，已經是不應該，何況是同她有了私生子之後，就一跑了事呢？——唉，天下滔滔，都是陰陽二性作怪。

史 惠明，老實告訴你，我自從讀了你那篇東西之後，確有這樣的感想，覺得人生在世，不過是爲了發揮性慾而已。——你做的那篇東西偶然在放假的頭幾天從書裏掉了出來，我馬上拾起拴上房門，一口氣的讀了下去，再也不肯放手。讀完之後，還覺得津津有味，同時腦筋裏起了不少感想。最使我動心的，尤其是你描寫女子的那幾段，這個印象我是再也不會忘掉的了。惠明，我覺得女子要比男子有幸福，用不着自己去操心，自然而然的就會有許多男子來向她們用情。

錢 誰希罕這種贈品式的愛情！

史 爲什麼不希罕？

錢 凡是不勞而獲的幸福，我是不屑享受的。

史 要自己去勞心勞力，那還算得是幸福嗎？——女子底生活真快活，就同神仙一樣。天賦了她們那種羞怯的性情，講到愛情的時候，總是羞答答的；及至陷在愛情漩渦裏之後，又往往如癡如醉的再也不能振拔了。女子底愛情如同泉水一般的澄清，當她們破題兒第一遭戀愛的時候，所感的快樂，是多麼甜蜜呵。至於男子，大都閱世甚深，他們所感的快樂，我想是有限得很。

錢 有限也好，無限也好，任你怎樣去揣摩推想吧。我是不大喜歡去想這些事的，因為一想起，
唉……

(幕下)

第二幕

(貝繩武家中)

貝夫人 (戴着帽子，披了圍巾，手裏提了一個籃兒，笑容滿面的從外邊回來) 蕙芬！蕙芬！

蕙芬 (只穿了一件襯衣，從左邊門裏出來) 媽媽，什麼事？

貝夫人 你已經起來了嗎？好極，好極。

蕙芬 這麼早你已經出去過了？

貝夫人 趕快把衣服穿起來。把這個籃兒送到你姐姐家裏去。

蕙芬 (穿衣) 你到姐姐家裏去來了？她病好了些嗎？

貝夫人 蕙芬，你想昨夜仙鶴又送了一個男孩兒給她。

蕙芬 男孩兒？怪不得她病了這麼久。

貝夫人 小孩兒又大又肥，真好！

蕙芬 這倒要過去看一看呢。連這一回我已第三次做姨姨了，一個外甥女，兩個外甥。

貝夫人 她同仙鶴窠住的這麼近，也無怪乎她運氣這般好。她嫁出去到明年才得兩年呢。

蕙芬 仙鶴把小孩兒送來的時候，你在那裏嗎？

貝夫人 我去，牠剛飛走。——你要不要插一朵玫瑰花在衣襟上？

蕙芬 你爲什麼不早些去？

貝夫人 (笑) 牠也帶了一點東西給你呢。

蕙芬 可惜！可惜！

貝夫人 喂，你聽見我底話嗎？我說，牠也帶了一點東西給你呢，一枝別針，聽！

蕙芬 別針我已經有了很多了——

貝夫人 那就好了，還儘着癡想什麼？

蕙芬 我很想知道仙鶴是從窗口裏飛進去的呢？還是從煙囪裏飛下來的？

貝夫人 那你得問你姐姐才能知道，她一定會告訴你。她同那隻仙鶴，還談了半點多鐘的話呢。

蕙芬 好，停會過去，我問她。

貝夫人 可是不要忘了問。問了回來告訴我，仙鶴究竟是從那裏飛進去的。

薰芬 或是讓我去問掃煙囪的人，好不好？我想仙鶴是不是從煙囪裏飛下來的，他應該知道的最清楚。

貝夫人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去問他！他懂的什麼，聽他去亂說。你——你儘朝着街上望什麼？

薰芬 媽，快來瞧，外邊一個比牛還胖過三倍的人，一雙腳就有小火輪那麼大——

貝夫人 （急向窗口走去）在那兒？在那兒？

薰芬 手裏還拿一付鋼絲牀架，當琴兒拉着，唱着歌，走過去了，剛轉灣呢！（笑得前仰後合的。）

貝夫人 總是一團孩子氣，慣喜歡造謠，騙我去把帽子帶上，把籃兒送到你姐姐家裏去吧！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你才不這樣傻頭傻腦的呢，我看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薰芬 我自己也覺得我這副笨腦筋，確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現在姐姐嫁出去已經有兩年半了，我自己已經做第三次的姨姨了，可是這裏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還是個莫明其妙。媽媽，你不要動火，你想，除了你叫我去問誰？媽媽，告訴我吧！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難為情，問你這些話，但是我現在已經十四歲了，仙鶴的話究竟有點不大相信了，所以，媽媽，請你說給我聽了吧！

貝夫人 噯，你這丫頭真是異想天開了，這教我怎好向你說喲！

蕙芬 爲什麼不好說，媽媽？人家每逢生了小孩子，總是一個個笑容滿面的，這裏頭總不見得有

什麼醜醜不能告人的事喲？

貝夫人 哦，這是無論如何說不得的。乖乖，去把你帽子戴起來吧！

蕙芬 你不告訴我，我就去問掃煙囪的人，看你能怎樣我？（行）

貝夫人 噯，這丫頭怕是發了瘋吧！來來來，我告訴你，告訴你——哦，天哪，這教我怎好說喲！

——蕙芬，只有今天不能告訴你，明天，後天，或是下禮拜，都可以聽你的，便是。

蕙芬 媽媽，我今天就要知道，現在說給我聽了吧！立刻！——我看你慌的這樣，心裏愈是糊塗起

來，愈想問個明白了。

貝夫人 蕙芬，我實在是不能說喲！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不能說喲？（跪下去）讓我跪在你面前，把頭躲在你裙子裏，你只當是在

向你自己說，那就沒有事了。我靜靜的聽着，斷不作聲，好嗎，媽媽？

貝夫人 天哪，可憐並不是我自己要說給她聽的，這不是我底罪過呵。小姐，說給你聽啦，聽好！
是——你是這樣生下來的，這樣，這樣——你聽好！

蕙芬 (把頭躲在她母親底裙子裏) 唔，我聽好。

貝夫人 (訥訥然說不出口) 不行，乖乖，這個責任我是擔當不了的。要是將來有起什麼是非來，人家一定說是我做母親的教壞了你的，還要坐監牢呢。不行，不行。

蕙芬 (頭躲在裙子裏) 媽媽，大着膽子說是了，不妨的。

貝夫人 你聽好！

蕙芬 (躲在裙子裏嚇得直戰) 呵，呵。

貝夫人 女人如果要生兒子——蕙芬，你聽懂沒有？

蕙芬 快些說吧，媽媽，要急死我了。

貝夫人 女人如果要生兒子，一定要——要愛她底丈夫。整個心兒的愛他，說不出的那樣愛他。

蕙芬，像你現在這樣青的年紀，還談不到愛的一個字呢。——現在懂了嗎？

蕙芬 (立了起來，嘆了一口大聲) 阿彌陀佛！

貝夫人 你前途的問題儘多着呢，現在可明白了嗎？

蕙芬 就止這一點嗎？

貝夫人 其餘再也沒有了。——好了，現在可以把籃兒送到你姐姐家裏去了吧！她那裏有餅乾，

有糖給你喫呢。——來，給我看，你缺了什麼沒有——紐鞋——絲手套——小衣——玫瑰花

——都對了，就只小衣嫌短一點，蕙芬。

蕙芬 午飯喫的肉，你買回來了沒有？

貝夫人 阿彌陀佛，看你小衣短的這麼樣，終久要替你接一節上去才行呢。

(幕下)

第三幕

姚 (拿着燈走進來，隨手把門鎖上。在牀底下拿出一只小匣子，打開放桌上) 親愛的，你做了晚禱沒有？(說這話時，從衣袋裏取出一張裸體愛神畫片來) 我先前在那家書鋪底窗子外面走過的時候，你靜靜的睡在裏邊，怕是在等你底情郎吧？——看，這般嬌嫩的腿，這般細膩的腰，這般動人的乳房——哦，當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脫得精光的躺在椅子上，給他照着畫的時候，那個畫家底豔福是多麼大喲！你情願到我夢裏來一趟嗎？你要是來了，我一定抱住你同你接吻，把你藏在金屋裏，如同皇后一樣的侍奉你，你願意嗎？

唉，愛人，並不是我情願把你關到這個(指着小匣子說)牢裏去呵。你摸摸看，我心頭跳的這麼厲害，都是爲的你。我每晚睡在牀上，淒淒涼涼，好不想你。親愛的，請你相信我，把你關在這裏邊，並不是因爲討厭你；像你這樣漂亮的活神仙，是誰都不會討厭的。但是如果儘讓你放在我底眼睛面前，我非給你吸盡了我底骨髓，消毀了我底生命不止。唉，你態度那樣的冷淡，兩隻腿

又這樣的動人，可真要我底命了。現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對不起，還是請你去死了吧！

咳，像你一樣給我治死了的女子，如同我保姆送給我的那張畫片上底女神哪，從我爸爸書桌裏和我哥哥課本裏偷來的裸體畫哪，算起來一共已經有了六個了，現在要輪着你了。愛人，千萬不要傷心，死了的並不止你一個——哦，請你不要再用你那一雙銷魂的眼睛，來增加我底苦痛吧！

你要知道你並不是爲了你自己底罪惡去死的，你實在是爲了我底罪惡去死的。我爲了救我自己底苦悶起見，不得不咬緊牙關來做第七次謀殺的事了，這實在是出於不得已的。並且，你們七個人所受的慘殺的苦痛，一共也抵不了我每一次殺死你們的時候所感的苦痛呵。

等你離開了我之後，我底身體才會一天比一天的強壯起來，良心上所感的苦痛才會一天比一天的減少。到了那個時候，我再去找幾個別的美人兒來替代你。要是儘讓你伴着我，不上四個月，我的老命怕不送在你手裏呢。現在是我底生死關頭了，我們還是離婚吧！

哼，我現在就是那執行死刑的裁判官，你就是那上斷頭台的犯人。親愛的，親愛的，你死已在眼

前，爲什麼還把兩隻腿夾的緊緊的？只要你肯稍許動一動，假我稍許顏色，我就赦了你，把你裝在金照相框裏掛在我牀上。你要知道，你愈是貞潔，我愈是動心。咳，好一個無情的你呵！……她這樣純潔，小時受的教育一定是不會錯的。（冷笑）咳，我受的教育也何嘗壞呵。親愛的，你做了晚禱沒有？

咳，心裏好不煩悶呵！——喂，告訴你說，前回有過一個女子，還不及你一半的裸體，也是因爲她老不理我，所以就給我治死了，你現在要學她嗎？讓我再來同你接一回吻吧，肚子上，奶頭上，還有你那兩隻害人的腿上——

親愛的，並不是我忍心把你丟在這裏頭，爲的祇是我心頭怪徬徨呵。咳，世上那兒有純潔——
（把手裏拿的畫片丟在匣子裏，蓋上。）

（幕下）

第四幕

（堆草的房子，靠頂的一層堆着打好曬乾的稻草）
錢惠明向天仰着睡在上面 貝蕙芬綠
着梯子走上來。

貝 大家都在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呵。裝草的車已經出去了，你還不趕快去幫忙；暴風雨快來了，哪在外邊場上的草，如果給雨打濕了，可就麻煩啦。

錢 去，去，走開去！

貝 你怎樣啦？爲什麼把臉遮住？

錢 去，莫來惹我！惹了我，我就把你丟到底下去。

貝 你這樣說，我偏不走。（在他身邊跪了下去）惠明哥，這裏又熱又暗，你爲什麼不到外邊牧場上去睡？就是雨來把我們打濕了，也沒有什麼關係。

錢 這裏的乾草多麼香。外邊天陰的就同黑夜一樣。瞧，你胸前帶的那朵罌粟花，多麼好看喲！

(抱住她接吻) 我知道你底芳心也動了呵。

貝 不要接吻，惠明哥，不要接吻——

錢 你底這顆芳心——我有什麼不知道呵——

貝 接了吻——彼此要愛上的——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錢 世上那有愛呵！一切都是自私自利罷了！——我對你的愛情，少得就和你對我的——

(繼續狂吻。)

貝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惠明哥！

錢 蕙芬姊！——(吻愈烈。)

貝 哦，惠明哥！——不要這樣——不要——這——

樣——

(幕下)

第五幕

(錢亮祖夫人坐着寫信給史志明)

史先生：

接到你底來信之後，我詳詳細細地想了一天一夜；現在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給你，心裏還覺得兀自不快。來信囑籌赴美之旅資，實難應命，一則是我自己沒有這個能力，二則是你這個計畫似乎尚欠斟酌，我若是助你去了，實在我底一樁大罪惡。史先生！我知道你接到我這封拒絕你底要求的信之後，一定是狠怨我的；然而在我這一方面講起來，我如果竟成就了這欠斟酌的計畫，非但是對你不住，並且自己也要問心不過。現在，我狠情願替你寫封信給你底兩位老人，說明你之所以留級，並不是由於你自己懶惰，實在是因為你用功過了度，精神反而不及

的緣故，所以請他們不要過於苛責你，因為這非但是不合乎情理，並且於你底精神和身體將有更壞的影響。不知我這個辦法，你自己以為如何？

至於你來信說，如果我不幫助你逃到美國去，你就去自殺，老實說，我讀了這話，實在有點不解。因為你此番留級，即使是你自己懶惰的不是，也不應該出此下策，又何況並不是你自己底過失呢。我對你一向是很好的，你現在忽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似乎想把這個重大的責任來放在我底肩上似的，你這種態度，有點近於恫嚇的性質，這是我為你所不取的。史先生，你底為人，素來是極明達的，此番的舉動，實在有點出乎我底意料之外；然而我相信這不過是你一時倉皇失措，因而生此一念。我希望此信寄到之時，你已經打消了你底逃走或是自殺的念頭，又在欣然的做你底工作了。凡事最好聽其自然，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就皇皇不能自安呢。我絕對不信評判一個青年的好壞，是可以拿學校底文憑來作標準的。在學校時成績平常的學生，將來往往能够在社會上做出驚人的事業來；在學校時成績很好的學生，將來未見得就能在社會上露頭角，這樣的例，真不知有多少。史先生！你這次的不幸，並算不了一回大不了的事，而我

小兒惠明和你的交情，尤其是受不到絲毫的影響。我很喜歡他交得你這樣的一個青年。至於社會上底言論，我向來就不大去注意，請你放心就是了。

人生不如意事儘多着呢，如果人人像你這樣一遇挫折，就去自殺，世上怕早就沒有人類了。所以，史先生，振起精神來，大着膽子走向前去，這一點挫折是算不了什麼的！不多寫了，有空請常來信！祝你奮鬥！

你底母輩的朋友錢雀鳳英上。

(幕下)

第六幕

(貝繩武家中底一座花園)

朝日初出，照得牠光輝燦爛的)

貝蕙芬（自語着）你爲什麼偷偷跑到這裏來的？我是尋紫金花來的，因爲在家裏媽媽看見我儘着笑，一定要盤問我的。那你又是爲了什麼這樣喜歡笑，笑得嘴也合不攏了的呢？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爲我感的快樂，實在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這麼軟的路，又沒有石子，又沒有草荊拌脚，跑在上面就像覺不着什麼似的——哦，昨夜睡得真舒服喲！

去年的花像是開在這裏的——我心裏好不納悶呵！——瞧，這麼好看的紫金花，真教人愛煞！——哦，媽媽，你不要罵我，我穿上那件新衣服就是——唉，那得現在有誰跑來，給我挽住他底頭頸，把昨天的事一一告訴給他聽呵……

（幕下）

第七幕

(黃昏時分，天空滿布着一層薄雲。在萬綠叢中，有一條迂迴曲折的小路。離開沒多遠，我得見流水之聲。)

史志明 (自語着) 確是那麼辦的好。——任他們一級一級的朝上升，我終究是擠不上去的。

——脫離了這個塵世，落得去逍遙自在。誰願活在世上，儘着給他們來欺負。

我既不是自己要生到世上來的，那我現在又何必貪生，教世上多我這麼一個贅物。我同上帝又沒有訂下合同，說定什麼時候回去。至於社會上底輿論，好也罷，壞也罷，那裏計較得許多。我實在是給他們逼上這一條路的。——我的父母，我並不怪他們；然而我這一番的舉動，他們一定要感着極大的刺激，他們等着是了。他們已經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平日逼着我讀書以及種種的事，他們自己總該知道。我生下地來的時候，原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不然，我自己也何嘗願意做笨人。——他們一個個都是聰明人，我跟不上他們，也怪不着我。

我一定是在那兒摔了一交，所以才把腦筋跌成這麼鈍的……上帝既生了我這一副笨腦筋，

我現在向他換他又肯，那末，就怪不得我來把牠……

我一定是在那兒摔了一交，所以才把腦筋跌成這麼鈍的！

一個人底誕生，原是偶然的那末，如果說我現在經過了詳詳細細的考慮之後，反而不應該

——哼，那不是笑話！

——天公總算是作美的；今天一天就像要下雨的樣子，到現在還不會下得下來。幽靜的空氣充滿了四圍，一點兒喧擾和刺激也沒有，真是好一個清涼世界！一切的事物，都能引起人底快感來。看了這麼幽雅的景象，就同聽了施小姐唱催眠歌一樣的醉人。施小姐什麼都好，就只可惜手彎底伸曲不大美觀。——我自從去年十一月廿二那天過節跳了舞之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再跳。施小姐那天也加入團體跳舞的，只是不肯做雙人跳舞，真可恨。她穿的那一件綢衣服，前後都開了很大的口子；後面一直到腰部，前面教人看了簡直要發昏。——那天她襯衣一定是沒有穿的……

——只有這件事，我還有點看不破；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好奇心罷了。——我想那個感覺，

一定如急流奔馳似的那樣有趣——我此番歸去，只裝着已經經歷過人事的樣子，什麼人也不給他知道。否則，做了一世的人，連人事也沒有經歷過，那不要給人笑話死嗎！就如同一個人到埃及去了一趟，跑回來告訴人說是他連金字塔也沒有看見，那豈不是世上第一等的傻子嗎！（哭）——

今天我不再哭了，我也不再去想死後的墳墓問題了——錢惠明一定會送我一個花園的。至於我父母那裏，牧師伍大肚皮自然會去安慰他們；教務長陳糊塗也不難在歷史上找出許多同樣的事實來現身說法。——墓碑我大概是不會有的。我只希望我死後墳前有一隻雪白的大理石花瓶，放在黑岡石的腳柱上，已經是心滿意足。這一點小希望，上帝無論如何總會成就我的。至於紀念牌這個東西，原是替活人排場面的，對於死人可說是絲毫沒有意思的。

我如果要在腦子裏同所有的親戚朋友，一個個的告別，那至少得有一年的工夫。我現在不再哭了。在我過去的生涯中，我一無遺憾，這是我極覺得自幸的。回想這許多年以來，同錢惠明在一起過的幸福日子真不少；我們有時坐在河邊楊柳樹底下談着天，有時到郊外樹林裏和山

上去散着步，想起了就不覺神往了。——等到鐘點一到，我就用了全身底力量去想牛奶漿。牛奶漿底滋味真好，喫了誰都捨不得放手。雖是喫多了大便要不通，可是總是教人想着喫牠：
：：：我從前把人類看得簡直是太壞了。我後來不曾看見一個不自私自利的人，不過有時候因為感着自身底不幸，所以對於別人也略略起了一點同情心，唉！人類誰不是可憐蟲呵。

古時在西洋歐迭路里恩 (Etruria) 國裏，每年要犧牲一個小孩子給上帝，第二年國內才會太平。現在，我如同是一個正上祭壇的小孩子，飽嘗了死底恐怖；然而運命如此，嘆亦何用。——生命之神雖給了我白眼，可是在世界底那邊，我聽見那沒有頭的女王，心裏充滿了同情，張開兩臂，正在含笑待我歸去呢……：：：世上一切的禮教法律，對於我是不生效力的了；我對於自己底生命，自有我底生殺的主權。況且死了的不過是我底軀殼，精神卻反而能夠得到解脫，逍遙自在，再也感受不到「心爲形役」的苦痛，那是多麼快活。——哦，人生如夢，我勸你們不要儘着沉迷不悟吧！回頭是岸，生死也不過是各人底嗜好罷了。

梁蘭清 (穿着破衣服，頭上包了一塊花布，從史志明背後跑來，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你丟了什麼東西？

史 (嚇一大跳，回轉頭去看) 誰是蘭清姊呵。

梁 你在這裏找什麼？

史 嚇了我一大跳，你這個人！

梁 你丟了什麼東西喲，在這裏找？

史 你爲什麼嚇我這一大跳？

梁 我剛從城裏出來，現在要回家去了。

史 丟了什麼東西，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 那你找也沒有用。

史 (自語着) 倒霉，偏在這個時候遇見了她！

梁 我已經四天沒有回家了。

史 —— 跑路一點聲音也沒有，就同一隻貓兒似的。

梁 因為我穿的跳舞鞋，所以才跑路沒有聲音的。——我四天沒有回家，怕媽媽要罵我了。——來，跟我到家裏去。

史 你又在什麼地方鬼混了來了？

梁 同美術研究會裏的那班會員。

史 美術研究會裏的會員？

梁 如同劉超哪，費公豪哪，潘鼎新哪，李鈞哪，藍子卿哪，丁少美哪，哦，還多呢。（取出一個銀幣來）
聽，我賺了錢來了。

史 你是不是給他們做模特兒的。

梁 唔，是的。在費公豪那裏，我扮的是一個柱神。費公豪這個東西真是一個壞蛋。最末一次在他那裏，我無意中踏壞了他一瓶顏料，他就把他那枝畫筆朝我頭髮裏亂戳。我給了他一個耳光，

他又拿起調色板來套在我頭上。我恨得把他底畫架踢翻，他就拿了定手棒來追着我打；我逃他追，靠背椅，桌子，椅子，哦，在那間畫房裏四周都兜轉了。我急得正沒法的時候，聽見火爐背後剛放着一張圖畫底稿在那裏，我馬上拿在手裏同他說：「你再不放老實點，我就撕了牠！」他才答應饒恕我，可是仍舊給他，哦，仍舊給他捧着接了好許多吻才罷。

史 你在城裏睡在什麼地方？

梁 昨天睡在劉超家裏，前天睡在黃奇家裏，星期那天睡在歐陽俊家裏。潘鼎新家裏還有好酒喫的呢。方鏡明把他畫的那張鼠疫病夫賣出去了，真高興。還有那個高立，那天拿起煙灰杯來就倒酒喝，李鈞唱着殺子報，他拉胡琴，高興過了度，連胡琴都給他拉壞了。我簡直醉的人事也不知了，還是他們把我送到牀上去的。——志明哥，你現在還到學堂裏去嗎？

史 不——不了……這一學期我要畢業了。

梁 唔，不錯，讀書真是沒有意思。唉，人一到社會上做事，時間就不知不覺的過得真快。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在學堂裏一同做强盜玩嗎？你還記得你喲，貝蕙芬喲，我們大家晚上常常在一起喝

羊奶嗎？——貝蕙芬現今在做什麼？我還是發水的時候看見她的呢。——錢惠明底情形怎麼樣？他還是那麼一味的悲觀派嗎？

史 他總是整天的在研究他底哲學問題。

梁 我自那回遇見貝蕙芬之後，她又到我家裏來過一趟，送蜜餞水菓給我媽媽。我那一天剛在狄詠棠那裏做模特兒，扮的是聖母瑪麗亞，手裏抱着耶穌。狄詠棠這個笨東西真討人嫌！——嘿，看你這樣萎靡不振的，莫不是害酒病嗎？

史 昨晚我們幾個人喝的動都不能動才罷。我一直到今天早晨五點鐘才回家去的。

梁 我一看就知道了。昨晚有沒有女人同你們在一起啲？

史 有的，乖乖，就是那酒館裏的下女。我們這些人，酒館老板光叫她一個人陪着我們白坐了一夜，真正混帳！

梁 可不是我說一看就知道你是昨夜喝了酒來了。我喝了酒是從來不會害酒病的。我還記得今年春天過節，我整整三天三夜沒有脫衣服上牀睡覺。出了跳舞場，再進咖啡館；中午上菜館，

晚上去看戲，夜裏再進跳舞場。鄭文姬也在一起，還有那個大胖子崔貞秀。到第三夜裏給郝晉立找着了。

史 他來找你了嗎？

梁 不是的。我那晚喝醉了酒倒在街道上的雪裏，他打那裏過，踏在我底手臂上了，所以就把我帶到他家裏去了。我給他逼着在那裏住了十四天不會能夠出來——這許多日子真不容易過。他早晨逼着我披他底波斯睡衣；晚上逼着我穿了男孩子底衣服，——襟頭上，膝腓上，衣袖上都是繡的白色的花樣——在房間裏走給他看。他每天總要替我照一張相，並且每一次都要換過打扮：這一回扮女人，那一回扮男人；這一回睡在沙發上，那一回爬在地上，真累死人了。他並且還常常的向我說是要自殺，不是用手鎗，就是用煤氣。有一天早晨，他拿了一枝手鎗到牀上來，裝上子彈，指着我底胸口說：「你如果動一動，我就放鎗打死你。」哦，志明哥，真差一毫他就放了。——停一會他又把手鎗放在自己嘴裏，說是人到了臨死的那一瞬，反而覺得捨不得死了。——哦，真差一毫我底背就給他打穿了。

史 郝音立還在嗎？

梁 我也不知道。他牀頂上面的天花板上嵌了一面好大的鏡子，從下面望上去，房子高的就像寶塔一樣。那間房間給鏡子照得通亮的，如同是一個戲園似的。如果有人睡在牀上，朝鏡子裏望上去，還會當作自己是倒睡在天上呢。我夜裏睡着了，總是做惡夢，只望天亮。郝音立常向我說，我睡着了的姿勢真好看，他恨不得要謀殺了我才快心。

史 問你，這個郝音立究竟還在不在喲？

梁 哦，誰知道，也許是不在了吧。——有一天我候着他去取燒酒的時候，馬上披上大衣，逃了出來。那時候節期已經完了，警察瞧見我還穿着男子底衣服，跑上來盤問我，並且把我一直帶到警察局裏去了。不到一刻兒工夫，劉超，費公豪，潘鼎新，丁少美，歐陽俊，哦，所有美術研究會底會員全都來了，把我保了出去，僱了一部馬車，送到高立家裏。自此以後，我才真心真意的同他們要好。費公豪是獼猴，劉超是豬，黃奇是老鳥，樓伊興是鬚狗，歐陽俊是略啞——可是縱使世上底財主再多，我終究是愛他們的，並且我對他們的愛情一律平等，絲毫沒有差別。

史 蘭清姊，我要回家去了。

梁 跟我到家裏去。

史 去幹什麼？去幹什麼？

梁 去喝暖羊奶。——讓我替你把你底頭髮燙一燙。我家裏還有木馬可以給你玩呢。

史 不行，我現在要回家了。我底歷史，地理，還有那討厭的平面幾何，都不曾預備熟呢。再見吧，蘭

清姊！

梁 好好的睡喲！——我們從前同錢惠明一同玩的那個地方，你現在還常去嗎？——哦，等你們

長大成人，到社會上來做事情的時候，我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急下）

史 （自語着）咳，忘了一句話。——（高聲喊）蘭清姊！蘭清姊！——她已經聽不見了。——我

究竟還不老練，就是要做那樣的事，也要頭腦清楚才行呢。——可惜！可惜！錯過了這個好機會。

——我此番歸去之後，只騙他們說是我生前曾經掛了一面大鏡子在牀上，並且還有一個美女穿着黑色的長統絲襪和黑漆皮鞋，戴了光亮的羊皮手套，披了黑天鵝絨的圍巾，常常在我

面前走來走去的伴着我。有一次我底色情狂病發作，給我把她絞死在枕頭上了……哦，一提起肉慾底快感，我心花就開了……讓我來大聲叫喊吧！蘭清姊！我情願做你啲！——美術研究會——哦，想起那會裏的一切，真是令人銷魂！我底勇氣要給牠消磨掉了！——唉，怎會偏偏在這個時候，遇了她這個幸福兒，害人精，妓女的！——唉！——（跑向河邊樹叢中，在裏邊獨語着）這張草凳，無意中又給我找着了。毛蕊花像是比昨天又長長了些了。從楊柳叢中望過去，一切的景色還同從前一樣。——河水流的這麼慢，就同是溶了的鉛似的。——不要忘了這件事！（從衣袋裏取出錢亮祖夫人寫給他的信來燒了。）——火星給風吹的四面亂轉，就像是天上底流星似的——哦，怕是樹林中的靈魂兒吧？——我剛燒信的時候，天還不會全黑，地上的青草還瞧得見呢，現在一會兒就黑了。哦，我是再不回到家裏去了。

（幕下）

第三本

第一幕

(某中學底會議室 壁上掛着至聖先師像 房內煤氣燈點得通亮 當中一張長方式的桌子，教授侯喬生，王濤，汪志成，楊鑾鳴，孫可法，狄蔭甘分左右兩面坐着 教務長陳述禹坐在一張朝看客一面放着的高椅子上 聽差陸錦站在門口)

陳 ……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諸君！——我們現在所以要去請教育部革除我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不許他再進任何學校讀書的緣故，並不是故意要和他為難，實在是因為有我們不得已的苦衷：第一，學校裏既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那我們就不能不有相當的警戒，以防將來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我們如果不這麼辦，難免他這種不道德的行為，不影響

到他底同級的學生，甚至至於影響到全校底學生身上去。此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因，就是現在自殺的風氣如此流行已經波及了許多的中學校，倘若我們不趕緊設法預防，學校底前途實在是危險得狠。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王 我覺得現在該把窗子開一開了，不然真要悶死人丁。

孫 空——空氣壞透了，就——就像是坐——坐在地——地獄裏和法——法庭裏一樣。

陳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把東邊的那扇窗子打開來，外面的空氣有的是，要多少——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狄 諸位如果一定要開窗子，我也並不反對；可是無論如何請不要開我背後的那一扇，冷的緊。

陳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那你去開西邊的那一扇吧！——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汪 開窗子的問題，我並不想加入討論；不過我得提醒諸位一句，就是西邊的那扇窗子，在去年秋天放假的時候，已經塞起來了。

陳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那不用去開西邊的窗子了。——諸君！我看這個問題只有用表決的法子才解決得了呢。凡是贊成把東邊那扇唯一的窗子打開來的，請立起來。（點人數）一，二，三——一，二，三——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東邊的也不用開了。我覺得屋子裏的空氣很好，並沒有討論的餘地。——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諸君！我們現在假如不去請求教育部革除我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那教育部一定要反過來申斥我們。自從自殺的風氣盛行以來，許多中學校裏，竟有百分之廿五的學生做了牠底犧牲，學校也跟着被教育部封閉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倒是不能不防備的。諸君！我

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平日的成績雖然是很好，但是這一次的情節實在太重大，不容我們不從嚴辦理；我們斷不能爲了他一個人的緣故，使學校陷於危險的境地。現在，我們迫不得已，祇有向他施以相當的處罰，免得累及我們這一班無辜的人——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把他帶上來！

（陸錦下。）

孫 陳先生既說屋——屋子裏的空——空氣，並沒有討——討論的餘地，那末，我——我要提議，等——等今年放——放了暑假，索——索——索性把東邊的那扇窗——窗子，也——也——也——也塞起來。

狄 如果孫先生一定以爲我們這間屋子裏的空氣太不流通了，那末，我也有個提議，就是請孫

先生在他自己底額角上儘不妨多開幾個天窗。

孫 這——這我倒用不着。像你這樣無——無禮的話，還——還是請——請你
自——自己取——取——取回去用吧！我——我底五——五——五——五官自——自有
我自——自己作主，用——用不着你——你來管！

陳 請孫先生和狄先生彼此放尊重些。我們那位罪大惡極的學生已經上樓來了。

(陸錦打開門，錢惠明跟着進來，面色雖蒼白，然而狠鎮靜。)

陳 你走近些！——自從史志明自殺以後，他底父親史石侯先生爲了要明白他兒子自殺的真相起見，所以就到他兒子生前用的書籍等等裏去找，看有沒有什麼可以發現的東西，足以解釋他兒子自殺的原因，不料他一找就找着了一篇文章。雖則我們現在對於史志明此番極不名譽的舉動底動機，還不十二分明白；然而看了那篇文章之後，至少也能知道他底道德已

經是墮落到什麼地步了。那篇東西底題目叫作「論交媾」，有廿多頁長，是問答的體裁，並且還附了許多不堪入目的圖在裏邊，據寫這篇東西的人說是應了某某人底要求而做的。

錢 我——

陳 你靜着——史石侯先生發現了這篇東西之後，就拿來交給我們看，我們當即答應他出重價替他查那著作的人，並且把我們校裏底書法專家和全體的教授一齊請了來研究這篇東西裏的筆跡，細細的把牠和所有的學生底筆跡對看，對看底結果，大家都不約而同說這篇東西是你做的。——

錢 我——

陳 你靜着！——我們現在雖然已經知道這篇冒犯禮教，陷人自殺的東西，的確確是你做的；不過我們爲鄭重起見，還想當面審問你一遍。——

錢 我——

陳 我現在有下面幾個問題要問你，你替我老老實實，明明白白的用是否兩個字，一一的答來。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把記事錄取來！——狄先生，請你把我審問他的話，一字不遺的記了下來。（向着錢惠明問）你認得這篇東西嗎？

錢 認得的。

陳 你知道這裏邊底內容嗎？

錢 知道的。

陳 這是你底筆跡不是？

錢 是的。

陳 這篇醜態不堪的東西是你做的嗎？

錢 是我做的。陳先生，你說這篇東西醜態，究竟是那一段寫醜態了，請你告訴我。

陳 我現在問你的話，你只替我用是否兩個字一一的答來就是了，其餘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錢 我這篇東西裏寫的全是事實，諸位先生之中，有那一位不知道，我並沒有亂寫一點。
陳 這一個無恥的孩子！

錢 先生還說我這篇東西冒犯了禮教，請問牠在那一點上冒犯了禮教？

陳 你不要發昏吧！我有與致來和你辯這些事呢。——陸錦！

錢 我——

陳 你這不知恥的孩子，既敢冒犯人類底禮教，又敢在你師長面前這樣的放肆，那還了得！——

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這麼一篇誨淫的文字，還要不了三點鐘的工夫，就把人什麼事都教會了，那還了得！

錢 我——

陳 狄先生，請你不用記了。

錢 我——

陳 你靜着——陸錦！

陸 吓，聽先生吩咐。

陳 你把他送下去！

第二幕

(大雨中的外國墳山 牧師伍宗德撐着雨傘立在一座沒有蓋上土的墳前 史石侯和他底兄弟史憲伯，朋友齊根生立在伍牧師底右首；中學校底教務長陳述禹和教授楊鑾鳴立在他底左首 中學校底學生圍立在四周 趙德貞和梁蘭清遠遠的站在一座已經頹壞了的墓碑面前)

(幕下)

伍 ……誰要是生前敬禮上帝，謹慎一世，這人將來死時但死軀殼。誰要是生前目無上帝，爲非作歹，這人將來死時，靈魂軀殼一齊無存。誰要是拋棄天職，不將罪孽償清，就擅自離開人世，這人死後當入九重地獄，永遠不得超生。——（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墳穴裏。）——我們雖然天天在荆棘裏過活，但是上帝底這種好生之德，我們是不能不感謝的。我們這位躺在地下的，他非但是死了肉體，死了靈魂，並且還永遠不得超生。願上帝保佑普天大衆，一切善男信女，生生世世平安。——亞們。

史石侯（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墳穴裏，含淚的聲音說）這孩子不是我底！——這孩子不是我底！——他自小兒就不惹我喜歡！——

陳（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墳穴裏）自殺在一方面看來，固然是大大的違犯了禮教；然而在另一方面看來，卻正替我們證明了禮教存在底可貴，因爲他知道自己底行爲違犯了禮教了，所以才去自殺的。

楊（鏟了一鏟泥，丟在墳穴裏）這個懶惰精！色鬼！放蕩蟲！落魄漢！墮落不堪的孩子！

史憲伯 (鏟了一鏟泥，丟在墳穴裏) 我真不信世上竟有這樣忤逆父母，不學好的子弟！

齊 (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墳穴裏) 這樣忤逆父母，不學好的子弟！可憐他父親廿年以來殷勤的期望，竟是白費了心血。

伍 (握史石侯底手) 聖經上說，凡是尊敬上帝的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他萬事如意。我望史先生以後對於尊夫人，格外愛惜，因為她這一番遭了喪子之痛，一定非常傷心，除開先生之外，再沒有人能夠去安慰她。

陳 (握史石侯底手) 他假如沒有自殺，我們也未見得就能給他升級。

楊 (握史石侯底手) 縱使我們給他升了級，明年春季准是要留級的。

史憲伯 (握史石侯底手) 現在暫且把一切的事情丟開，還是自己好好保重，你是一家之主

.....

齊 (握史石侯底手) 跟我來吧！混帳，這麼大的雨，把人淋的肚腸都打了結。要馬上去喝一杯酒暖暖肚才好呢。

史石侯 (拭鼻涕) 這孩子不是我底……這孩子不是我底……

(伍宗德，陳述禹，楊鑾鳴，史憲伯，齊根生領着史石侯下——雨漸漸小了。)

姚文龍 (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墳穴裏) 好志明，你靜靜的睡吧！——請你替我候候我那些給我殺了的未婚妻和上帝老爺！——你這個死獸子，無端把自己底性命送了。日後他們也許會替你立一個墓碑的——

吳炳麟 手鎗究竟找着了沒有？

張堯成 他又不是用手鎗打死的，爲什麼要找手鎗。

劉怡祖 張堯成，你看見他死沒有？

張堯成 你胡說什麼！誰看見他死的誰啣？

周希人 怪不得我們沒有找着他，原來他們把他用布遮起來了。

吳炳麟 他舌頭可會拖出來？

張堯成 舌頭倒沒有，可是眼睛是突出來的。樣子真怕人，所以他們才把他用布遮起來。

周希人 哦，死得真慘。

姚文龍 你是的確知道他用繩吊死的嗎？

劉怡祖 聽說頭也沒有了。

周希人 那有這個道理！聽他們胡說！

張堯成 胡說？我還親自把繩子拿在手裏的呢。——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吊死的人，而沒有

用布遮起來的。

吳炳麟 比上吊再慘酷的死法，一定是沒有的了。

姚文龍 咳，上吊真舒服哪，你還不知道呢。

周希人 他還欠我五塊錢呢。我那時和他打賭，他說他一定會升級的。

姚文龍 都是你不好。因為你笑他吹牛，所以他才去自殺的。

周希人 吓，我要不是開了夜車，連我自己都不穩呢。他如果把希臘文學史讀熟一點，何至於要去自殺呢。

劉怡祖 周希人，你底作文做好了沒有？

周希人 才起了個頭呢。

劉怡祖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做。

吳炳麟 侯喬生侯獼猴把作文大意說給我們聽的時候，你沒有在嗎？

姚文龍 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的全國中學校國文成績選篇裏，東抄一段，西抄一段的湊了一篇。

劉怡祖 我想到百科全書裏去找點材料，不知道可找得着找不着。

周希人 你把明天要背的詩讀熟了沒有——回家去吧！

（中學生下。趙德貞和梁蘭清朝着史志明底墳走來。）

梁 快快掘墳的工人已經在後面來了，他們就要蓋上泥了。

趙 還是等他們蓋上了之後，再把花散上吧。

梁 不必等了。機會多着呢，我們將來還可以送新鮮花來的，要多少。

趙 你說得不錯。——（丟了一個花圈在墳穴裏。梁蘭清把裙子裏堆的花，雨一般的散在史志明底棺材上。）——我想把我家花園裏的玫瑰花掘幾棵來種在他墳上，我橫豎是每天要挨打的。

梁 這倒很好。我此後打這兒走過的時候，可以記着澆水。我也想到河邊去掘些毋忘草來。還有我家底菖蒲，也不妨取幾棵來種在這裏。

趙 將來開起花來，一定是很好看的。

梁 我昨夜剛走過那邊的橋，就聽見一聲鎗響。

趙 可憐！

梁 我並且還知道他是爲了什麼事去自殺的呢。

趙 他告訴你什麼沒有？

梁 昨夜他同我說，平面幾何還沒有預備熟，也許就是爲的這個。你可不要告訴別人喲！

趙 當然。

梁 ——手鎗在我這裏。

趙 怪不得他們沒有找着。

梁 我今天早晨打他身邊過的時候，聽見了，所以就從他手裏拿了來了。

趙 送給我吧，關清姊——送給我吧！

梁 不能，我要留着做紀念呢。

趙 關清姊，我聽說他頭也沒有了，是真的嗎？

梁 大概是他在手鎗裏裝了水，所以才會這樣猛烈。花上都是血。腦子濺到樹枝上，鮮血淋淋的掛滿了，真慘。

(幕下)

第三幕

(錢亮祖及夫人崔鳳英女士)

崔 ……他們因為社會上起了責難，自己卸不了責任，所以才想出這條妙計，好把一切錯處都推在惠明身上，不幸惠明又剛巧有給他們藉口的地方。唉，這般劊子手似的師長，現在，還要教我做母親的落井下石，幫着他們來難為你自己底孩子麼？這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幹的。

錢 我十四年以來，留心的看着你教育我們這個孩子，雖然有時覺得你底教育方法太鬆懈了，似乎把小孩子太當作玩物一般的看待，但是我知道做父親的往往過於嚴了，反而不及做母親的那種溫柔和善的教育來得有效，所以我就從來沒有多說過一句閒話，或是來干涉過你。

——鳳英，我說這話，並不是怪你，實在你我都有不是。現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望你不要阻擋

我照着我方才說的那個方法去做。

崔 只要我一息尚存，這件事我萬萬不能依你。如果把孩子送到感化院裏去，那他一輩子也就完了。只有那種先天富於犯罪性的人才進感化院呢。一個好好的人進去了，只有學壞，就像草木沒有了太陽和空氣，一定要枯死，都是一個道理。我自己並不知道有什麼錯處。我一向只知道啟發他底純潔的思想，練成他底高尚的人格，我總是領着他朝正路上跑的。這一次的事，他自己固然也有三分不是，我並不替他辯護，然而終究不是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至於退學一層，我早就說過，原是別人嫁禍的方法，並不是他自己底過失。縱使是他底過失，現在退了學，總算已經得到很嚴重的懲罰了。這一切你知道的一定比我更清楚。你說的話，在理論上也許句句都是對的；然而我是無論如何不能跟着你們把我底孩子，活活的送到地獄裏去的。

錢 鳳英，你要知道我們當初生他，原是一種危險的事，因為一個人底好壞，本是不能預料的。他如果不能努力上進，只有被天然淘汰了的一個法子；並且與其等到將來看他墮落，倒不如現在看他墮落的好。我們現在唯一的責任，是要趕緊用了我們底理智，去想出方法來把他引到

正路上去——學校斥退他，懲罰的固然是嫌過分了一點；可是學校如果不斥退他，任他壞下去，也似乎太寬了。——你底心腸總是太軟；像他這種墮落時行爲，你還是當作無足輕重的看待。這也難怪你，因爲婦人家原是不配談這種重大的問題的。誰要是寫得出惠明寫的那樣的東西，這個人底品格，一定是壞透頂，無可救藥的了。一個平常人，是無論如何不肯寫的。固然，我們誰也不是生成就是一個聖人，人生那能一直線到底呢；但是他寫那篇東西，並不是一種偶然的失足，這簡直可以代表他底人格底破產，因爲他天性裏含着這種不道德的傾向，明明是他有心去做的。他這種墮落的行爲，真可算是例外，在我們學法律的人說起裏，就是「道德底破產」。至於他是否還有改良的可能，我現在還不敢說。如果我的希望他改良的，那末，我們就應該本着我們做父母的天職，毅然決然的就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鳳英，我們不必儘着爭辯了，我知道你心裏一定是很悲傷的，因爲他底性情等等都和你很相近，所以你就免不了有點溺愛他了。我希望你這一番放出一點決心來，公平無私的做個榜樣給你底兒子看看。

催 哦，天哪，這教我如何是好！——像你們男子才會說得出這樣的話，才會這樣咬文嚼字的不

問是非呢！——我自從惠明初解人事的那一天起，總是很謹慎鄭重的教育他的。難道他現在偶然有了一點錯處了，就能把全部的責任都推在我們做父母的身上嗎？譬如你明天出去走路，忽然有一塊磚頭從屋上落在你頭上了，你底朋友或是父親跑了來，非但不替你縛上傷處，反而怪你自己太不小心，用腳來踢你，請問天下有沒有這樣的道理！我是無論如何不讓你們把我底孩子送到地坑裏去的，我究竟還是他底母親呢。我真不信他會寫那樣的東西。即使果真是他寫的，那末，正可證明他還是一個幼稚無知，不解事的小孩子，那裏說得上什麼墮落不墮落的話！要不是沒有常識，頭腦昏聩的人，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的！——總之，你如果一定要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那末，我們離婚得了。看我總有法子把我底孩子救出來。

錢 瞧着吧，你遲早總要聽從我底話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這種家庭不幸，原是人人都覺得痛心的。但是我望你不要畏難，不要怕犧牲，心懷放寬了，我總時時刻刻做一個鼓勵你的人。——唉，我對於前途事事都覺得悲觀，所差的就是你還不會把我棄掉罷了。

崔 要是我們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那我可休想再見到他了。感化院裏那種下等的生活，他是

決過不慣的。如把他逼緊了，他一定要挺而走險。史家那個孩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哦，天哪，他那種高尚的品格，微笑的面容，正直的性情，決心，勇敢，一一都在我底眼前，我這個好寶貝，喲……你如果一定要懲罰他，那你來懲罰我就得了！一切都是我做母親的不是。他是一個小孩子，你萬不要去難爲他。

錢 一切都是他底錯處！

崔 他並沒有錯處！

錢 他有錯處——我因爲怕你聽了傷心，所以有許多話還沒有同你說呢。今天早晨有一個女人來找我，像是發了神經病似的話，說不大出了，拿出這封信來給我看，說是惠明寄給她女兒的，因爲她女兒剛不在家，她出於好奇心，所以就拆開來看了。惠明在這封信裏和她女兒說，他和她的那一番關係，很使他不安，可是請她無論如何不要着急或是憂傷；即使有了孕，他也有法子可想，學校退了他底學，他更有工夫去做這事了。還說些什麼，縱使這一番失了足，也許將來竟能促成了他們底好事也未可知——哦，信裏這樣放屁的話還多呢。

崔 這是不可能的。

錢 信也許是人假造的，因為他退學的事，現在鬧的全城皆知了，難免沒有人來利用這個機會去陷害他。我還沒有同他說着話呢。但是你看這信底筆跡！

崔 好一個下流無恥的行爲！

錢 就怕是真的呢。

崔 不會真的——不會真的——

錢 要不是真的倒好了。——那個女人逼着向我，這件事她應該怎麼辦。我教她以後不要讓她女兒再到堆草的屋子裏去。這封信，幸好她丟在這裏了。——如果我們現在教惠明離開了我們到別一個中學校裏去讀書，那末，包你不出三個星期，他一定又是退學回來，因為你說的他那高尚的品格，對於這種壞行爲，已經養成習慣了。鳳英，你說吧，我們應該把他怎麼辦？

崔 把他送到威化院裏去——

錢 送到……？

崔 送到感化院裏去！

錢 他在感化院裏第一能夠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被逼着走到道德的路子上去。這兩點在家庭裏，不幸都被忽視了。感化院並不是什麼危險的地方，你似乎把牠猜想得太壞了。感化院裏最注重的是啓發一般小孩子底家教的情感和思想，使他們人人知道尊重一切的禮法，知道揀好事來做，不再任着自己底性情，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半點鐘之前，我接到兄弟來的一封信，這封電報證明了那個女人說的話一點兒都沒有錯。電報上說惠明把自己犯的過失一一告訴了他，求他幫助他兩百塊錢，讓他逃到日本去……

崔 (捧住自己的臉) 哦，天哪！

(幕下)

第四幕

（感化院三層樓上的一道走廊 程伯廉，曹家駒，胡有成，鄭鈞，衛廉德，錢惠明六人立在走廊裏玩）

程 我此地有一個銅元。

曹 拿牠幹什麼？

程 我把牠放在地上。誰丟中了，就給誰拿去。

胡 錢惠明，你不加入嗎？

錢 謝謝，我不加入。

鄭 不愧是個聖人。

衛 他原是由這兒來修養的，怎肯加入呢。

錢 （自語着）我若是不加入和他們一同玩，可不聰明。大家已經很注意我了。我非和他們一同玩不可，不然真要寂寞死了。聽說院裏因此自殺了的人，已經有不少了。——我如果能够逃

走，那是最好；萬一逃走不成，我是竟摔死在下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得，總之於我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胡有成對於院裏底一切情形很熟悉，倒要同他聯絡聯絡呢。最好是讓我來把聖經裏底那些風流韻事說給他聽，先打動他底心思；我看全院之中，只有他底相貌來得最蠢，要利用他大概是不難的。

胡 嘿，我丟中了。

鄭 看吧，我也來啦。

衛 你恐怕要等到後天呢。

鄭 馬上中給你看看。天老爺幫我的忙啣——

大衆 好眼力中的真巧！

胡 (拾銅幣) 謝謝！

鄭 是老子得到的，還不拿來，你這隻狗！

胡 你是豬！



鄭 你是沒頭鬼！

胡 (給了鄭鈞一個耳光) 瞧！(反轉身來就逃)

鄭 (追上去) 看老子不打死你！

大衆 (跟着追上去) 快快捉住他快快！(下)

錢 (望着窗子自語着) 避雷針倒是一直通到底下的，不過要縛上一塊手巾才行——唉，我——想起了她，我渾身底血就湧到頭上來了。史志明的事，也使我感着十二分的不安。

我如果逃走成了，我很想到報館裏去找一點事做做。稿費同牠論行數算，每百行是多少。我可以替牠徵求廣告，打聽新聞，或是寫些關於地方上的，倫理學上的，心理學上的文章。這樣總不會餓死了。吃飯有平民飯館，喝咖啡也有咖啡館。——只是房子這樣高，牆上的石灰因為房子老了也很容易掉下來，這倒是一件為難的事。——她一定是很恨我的了，因為我剝脫了她底自由了。無論如何，我願脫不了強姦的罪名。但願她對於我的怨恨，能夠漸漸的平下去就好了。……再有八天就是大圓月亮。明天我得把門縫上塗點油才行，否則開門的時候聲音太大了。

星期六之前，總要打聽出來鑰匙是在誰身邊。星期日晚上做禱告的時候，我只裝着發急病的樣子，叫他們把我一個人留在樓上——可是萬不能有兩個人生病。這一切的計畫明瞭極了，似乎我已經實行了。窗子倒不難上去，用力一跳就得了；不過避雷針上總得縛上一塊手巾才行。——瞧，閻王從那邊跑過來了。（從左邊下）

（醫生白克魯博士偕一銅匠自右邊上）

白 窗子雖在三層樓上，並且下面還長着蕁麻；可是他們真要逃走，管得你有沒有蕁麻呢——去年冬天有一個孩子從屋頂上天窗裏逃了出去，不料卻跌下去摔死了，還得我們去替他殮尸，埋葬，真麻煩。

銅匠 窗子外面的柵子，先生是不是想用鐵做？

白 正是，用鐵做。並且還要打得極牢才行，因為牆裏放不進去，是很容易推落下來。

第五幕

(貝繩武家中底一間睡房)

貝蕙芬睡在牀上 醫生何心泉博士坐在她牀前替她看病

貝繩武夫人及長女貴芬小姐——卽米德明之夫人——立在牀前)

何 小姐究竟多大年紀了？

蕙芬 十四歲半。

何 我十五年以來替病人開藥方，總喜歡用白老特氏藥丸，因為病人吃了都很奏效，比魚肝油，鐵炭酸藥酒那一類東西好多了。你不妨拿牠吃着試試看。起初每天吃三粒，然後逐日的增加上去。有一次一位姓衛的總長家裏底小姐生了病，請我去看，我也替她開了白老特氏藥丸，

說是叫她每三天增加一粒，不料他聽錯了，每天加了三粒，吃了還沒有三個禮拜，說是已經能陪她母親到莫千山避暑去，可見這藥是很靈的。——小姐底病，忌多跑路，多吃零物，可是只要等病略微好一點，一有精神，卻不妨多運動，多吃東西。心悸，頭疼，怕寒，發暈，消化不良等等病狀，不久自然就會好的。衛總長那位小姐在莫千山才住了八天，聽說早飯已經能夠吃一隻紅燒全雞了。

貝夫人 何先生用杯酒再走吧？

何 多謝，多謝，我車子在外邊等呢。小姐底病，幾個禮拜之內就會好的，太太不必多耽心思。再會，

貝太太再會，小姐再會，再會。（貝夫人送他出去）

貴芬（憑在窗子上）你們底紫藤又開了花了。你睡在牀上看得見嗎？——紫藤花一開就謝

了，謝得真快。——我現在要回去了，我同德明約好在郵政局門前碰頭，預先還得到裁縫那裏去一趟。頂小的那個孩子已經要替他做褲子了，大的那一個今年冬天還得替他添一套衛生衣呢。

蕙芬 有時心裏覺得很舒服，像是一切充滿了愉快和朝氣似的。真想不到病中還能領略這一番滋味。我往往想着在夕陽晚照的時候，到郊外草地上去散步，或是沿着河岸找蓮馨花，或是坐在岸上做我底甜蜜的夢，忽然一陣牙痛來把我底思潮打斷，身上一陣熱，一陣冷，眼睛也花了，只見許多鬼怪在我面前亂跳，大約我底死期快到了吧？——好多次睡醒了轉來，總是看見媽媽伏着哭，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姐姐。

貴芬 你要不要把枕頭放高些？

貝夫人 (送了醫生回來) 醫生說你也許會嘔呢，但是不妨事的，他說你起來都不妨。蕙芬，我看你還是起來坐坐的好，不要儘着睡在牀上。

貴芬 等我再來的時候，你一定又是生龍活虎一般的團團轉了。媽媽，我現在要回去啦，我今天還得到裁縫那兒去一趟。妹妹，願上天保佑你。(吻蕙芬) 保佑你底病趕快好！

蕙芬 再會，姐姐。下次來的時候，請帶些蓮馨花給我。替我候候你底小孩子們再會。

(貝貴芬下。)

蕙芬 媽媽，何先生在外邊和你說了些什麼話？

貝夫人 他沒有說什麼。他祇說衛家那位小姐他是常常要頭暈，生黃病的人都是這樣的。

蕙芬 媽媽，他說我是生黃病嗎？

貝夫人 他說等你胃口一恢復原狀，就不妨吃牛奶，蔬菜，肉食一類的東西。

蕙芬 媽媽，我怕不是生黃病吧——

貝夫人 是生黃病，好女兒。心上放寬了，蕙芬，你是生的黃病。

蕙芬 不是的，媽媽，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我生的不是黃病，我生的是臘眼病……

貝夫人 你生的是黃病，何先生剛才說過的。心放寬了，寶貝，病就會好的。

蕙芬 我底病是不會好的了。我生的是臘眼病，我是非死不可的了，媽媽——哦，我是死定了了。

貝夫人 你是死不得的，乖乖。你是死不得的——哦，天哪，你是無論如何死不得的！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哭的這樣傷心喲？

貝夫人 你是死不得的，乖乖，你生的不是黧眼病，你有了孩子啦，乖乖！你有了孩子啦！唉，你怎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的喲？

蕙芬 我並沒有做什麼事——

貝夫人 蕙芬，你不要抵賴了吧！——這裏邊一切的情形我都知道，但是當初教我怎好向你說

喲。蕙芬喲，我底蕙芬喲——

蕙芬 媽媽，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因爲我還沒有出嫁呢——

貝夫人 皇天菩薩，正是因爲你還沒有出嫁，所以事情才更糟啦。蕙芬，蕙芬，你做得好事呵！

蕙芬 阿彌陀佛，究竟怎樣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們睡在堆草的屋子裏——媽媽，我在世上除開你之外，並沒有愛過別人。

貝夫人 我底心肝——

蕙芬 唉，媽媽，你當初爲什麼不把一切的話都向我說了昵！

貝夫人 乖乖，再說下去，你我心上愈加難受，還是不要說了吧。打點出些精神來，不要怨我了！試想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我怎好同她說這起話呢？我照着你外祖母教育我的方法來教育你，並沒有錯了一點。——哦，蕙芬，一切的事，只有聽諸天命了，幸好現在孩子還沒有生下來，還有盡人事的餘地呢。我們如果放大了膽子去幹，上帝一定會保佑我們的。蕙芬，放出精神來——唉，平日歡歡喜喜的在家裏過着太平日子，那料會忽然間出了這麼一件事情呢！——你爲什麼打戰啦？

蕙芬 像是誰敲門。

貝夫人 我並沒有聽見門響，乖乖。（跑去開門。）

蕙芬 我可聽的清清楚楚。——是誰在外邊？

貝夫人 ——沒有誰——是花園街的施老太太。——哦，施老太太，你來的正巧呢。

（幕下）

第六幕

（男女三人在山上葡萄園裏做活——傍晚的太陽，漸漸沈到山背後去了，清澈的晚鐘聲從山谷下面吹了上來——姚文龍，劉怡祖二人躺在懸崖下的葡萄裏的草地上）

劉 我已經倦了。

姚 不要這樣萎靡不振。錯過一分鐘都是可惜的。

劉 眼看着整串的葡萄掛在葡萄架上，可是再也吃不下了。要是等到明天呢，卻又做了葡萄乾了。

姚 我最不願聽人說倦的一個字，就像我忍不住飢餓一樣。

劉 我實在是能夠再吃了。

姚 瞧，這麼又大又甜的葡萄，不吃豈不可惜。

劉 我真動彈不得了。

姚 我睡在地上，用手把葡萄籐彎了下來，整串的葡萄毫不費力的送到我嘴裏來，吃完了把空籐仍舊放了回去，真有意思。

劉 還不會等得及我下決心，力氣又恢復原狀了。

姚 何況是在這麼好的晚景裏，鐘聲多麼好聽。我想將來未必有比這樣再好的日子。

劉 我有時覺得自己已經當了牧師了，家裏僱了一個很和氣的當家女人，置了一間很豐富的圖書館，各界都來請我擔任職務，並且還送了我許多的勳位之類。星期一到星期六這六天的工夫坐在家裏預備演講的材料，到了星期那天就到外面去傳教。出去散步的時候，常常遇見男男女女的學生跑上來和我握手。一回到家裏，咖啡蛋糕已經一齊放好在桌上。還不會等我坐定，那班女孩子們又親自送了蘋果來了。——文龍，你想得出比這樣更好的將來嗎？

姚 我希望的是惺忪的倦眼，櫻桃式的小嘴，掛着土耳其底帳幕的繡房。——我最討厭的是假道學。最可恨的是那班老先生，當着我們的時候，總是裝出一副正經的面孔來，滿口的仁義道

德說個不休，及至背着人的時候，也是和我們一樣的說笑打渾。這種黑幕我知道的都很清楚。——人類底前途，如同是一碗牛奶粥似的，上面鋪着白糖和肉桂。有些人自己跑來把這碗粥摔掉了，卻又哭着怪命運不好；有些人把這碗粥先拌亂了，卻再找那糖和肉桂吃，也是徒然自苦。最好的辦法是揀粥面上底現成的白糖和肉桂喫了，豈不省力。——這並不是難學的事，你信不信？

劉 唔，對極了，我們努力的喫吧！

姚 喫賸下來的渣滓，讓雞去喫。——許多籐上底葡萄已經給我喫光了。

劉 我們努力的喫吧！——你笑什麼？

姚 我笑你又動手喫了。

劉 不喫可怎麼樣？

姚 三十年之後回想今晚的情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劉 現在這一切多麼自然，多麼自由。

姚 我們儘量的享受得了。

劉 卅年後，我們兩人之中，如果偶然只贖下一個人了，回想起來也許會哭呢。

姚 不要難過！（吻劉唇）

劉 （吻姚唇）我從家裏來的時候，原想同你說幾句話就回去的。

姚 我等得你好不心焦。——什麼道德不道德，我們年紀還青，現在還談不上呢。

劉 可不是我們現在就談道德，還有點不配嗎。——我如果不曾找得着你，我心裏一定很不舒

服的。——文龍，我真愛你，除開你，我再沒有第二個愛人了——

姚 不要難過！——卅年之後，回想起現在，也許會自己笑自己呢。可是在現在看來，卻如此有趣。

太陽把全山照得通紅的；滿園底葡萄儘着我們來喫；晚風刮着山巖呼呼的作響，如同是有意

向我們討好似的——

（幕下）

第七幕

(十一月底月夜 樹上的殘葉，給風吹得沙沙地作響 浮雲在月色中奔馳着——錢惠明
從外面爬到墳山底圍牆上來)

錢 (從圍牆上跳下來) 這裏他們可找不着了吧。且讓他們在窰子那些地方尋去，我現在可

以透一透氣說一聲「我也去」——

但是衣服破的這樣，錢袋裏也是空空的，人家見了一定會把我當作是歹人呢，這倒有點不大妥當。好吧，白天儘揀有樹林的地方走得了……我踏倒了一個十字架了——一切的草木都凍了，好淒涼的冬夜呵……跑在死國裏來了！

從感化院天窗裏逃出來的時候，還不及跑這條路這樣艱難——唉，真料不到她竟會這樣的
下場……

我現在如同是倒掛在懸崖陡壁之上了，前途只有絕望，唉，倒不如起初不逃走的好！

爲什麼教她爲了我去犧牲呢！我是她底罪人，應該只有我死的道理。——唉，無知的運命！——

倒不如留在院裏做苦工換餓的好……

我這生命還有什麼意味？——而今罪案如山，我是再也不能振拔的了。想不到連自殺的一點

兒勇氣也沒有了……

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啊……

——怕從來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像我今夜這樣的羨慕死人，然而要自殺又沒有這勇氣。——

哦，但願今夜生一場急病死了，豈不爽快！她底墳墓，大概要到那邊的新墳堆裏去找呢。——每

塊石頭被風刮出一種異樣的聲響，好動人的悲調呵。——爛了的花圈，一絲一絲的掛在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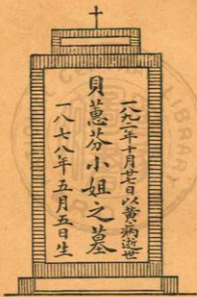
架上，就像是鄉下人家插在田裏嚇鳥兒的草人一樣。——所有的墳墓上，都是掛着這種草人

兒，並且形狀一個怕似一個，加之又那樣的高，恐怕連鬼看了也要嚇跑的呢。怎地墓碑上的金

字，也發出那樣悽慘的光芒——墳前的楊柳隨風飄動，連碑上的字都給牠掩了。

一個禱告的仙童——一塊石碑——

一片浮雲把月光遮住了。——看浮雲行軍似的奔馳——天上連一顆星也沒有了——
這四圍不是常青樹嗎？——哦，長青樹——啊，一個女孩子底墓碑——



是我殺了她了！——是我殺了她了！——只有絕望！——我不該在這裏哭——走！——走！——走！——走！——

(史志明把頭狹在肘下，穿着墳墓一高一低的走過來。)

史 惠明，稍許等一會兒！像今夜這樣的好機會是不容易再有的了。你可知道我是爲什麼來的

錢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史 (指著圍牆底一角) 我從圍牆那邊來的。你把我底十字架踢翻了。我剛躺在圍牆上面。惠明，把你底手遞給我——

錢 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史 把手遞給我。我知道你一定會感激我的。再往下去，你可不得了啦。這真是一個巧遇——我是特地爲你纔來的——

錢 你夜裏不睡覺嗎？

史 無所謂睡覺。我們或是坐在教堂底鐘樓上，或是坐在高屋頂上，一切都是隨着自己底高興

錢 一點兒休息都沒有嗎？

史 爲的是尋樂。我們有時繞着旗竿兒玩，有時在野墳上徘徊着。有時飛來飛去，如同公民大會哪，花園哪，宴會哪，沒有一處沒有我們底足跡。——有時伏在人家底煙肉裏，有時藏在人家底帳沿背後。——把手遞給我。——我們與人世雖不往來，然而世上一切的事，我們都能聽到。見到。世事茫茫，真是毫無意思，我們看了忍不住要笑。

錢 笑也無補於事呵。

史 本來何必要有補於事，世上一切的好事壞事，我們是無分的了，我們已經超越了人世了。我們各管各事，毫無往來，因爲我們覺得交際實在是一件麻煩事。我們兩袖清風，也不慮得失，也不解苦樂，我們大家都很知足，我們已經超越了一切了。我們輕視世上的活人，我們對於他們

並無一毫憐恤之心。他們底所作所爲，在我們看來，只當是解悶的玩意兒，真不值得去可憐他們。我們對於人間底悲劇的觀察，雖然各各不同，然而總是暗暗的好笑。——把手遞給我！你把手遞給了我，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幸福愉快了……

錢 照你所說，你看了這種種不會厭惡嗎？

史 這倒不，因為我們已經超越了一切了。我們只是覺得好笑罷了。——他們葬我的那一天，我立在槓夫堆兒裏和自己談着話，這真是所謂超越了一切了。他們說的話，有時教我聽了氣的直跳，有時教我聽了又不免要笑破肚子，我笑的實在忍不住了的時候，只有走開去了。這種超越一切的自由的生活，確能替我們死人解嘲——我沒有得到解脫之前，大概也給我現在這一班同伴笑了的呢。

錢 ——我現在對於死還感不着特別的興趣。

史 ……你們這班活人，真用不着來可憐你們。——老實告訴你，我當初也沒想到死會這樣有意思。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那時的我真是太傻了。如今我是把一切都看透了。——惠明，你還有

什麼委決不下的，把手遞給我得了。一眨眼之間，你就如同是登了天堂了。——你要知道你如果不死，實是一椿罪過——

錢——人死了之後，可以把一切的事都忘了嗎？

史——我們是無所不能的。把手遞給我！我們可憐世上的青年，往往因為耐不住現實生活底清寒，於是在理想中做着他們底空中樓閣的幻夢；我們更可憐世上的老人，把他們滿腔的悲哀藏在心底深處，表面上卻裝着對於已往的人生似乎很滿意的樣子。我們眼看着世間最快活最自由的帝王，有時也要爲了民間毀謗他的歌謠而不安；我們眼看着世上最快活最自由的徒手遊民，有時也要爲了死後上帝底賞罰而耽憂。我們能够看見一切世人底肺腑，我們也能看見許多詩人在暗中戴上他們底假面具。世上所謂乞食的人，在我們看來是最知足的人；世上所謂的勞苦窮困的人，在我們看來不啻是資本家和富翁。我們看見世上男子和女子講愛情的時候，彼此紅着臉兒，因為他們大家自己心裏知道這不過是一個騙局而已。做父母的把兒女們一個一個的盲目地送到社會上去，自己還要誇口說：你們有我們這樣的父母，真是你們

底福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老是這一套把戲。我們看見世人稱道的純潔的男女青年，背着人的時候做他們底醜勾當；我們看見人人唾棄的最下賤的娼妓，背着人的時候倒是第一等的好人……我們看見鬼神常常和醉漢一樣的彼此丟臉……惠明，死了只有安靜，只有快意，你只須把你底小指頭遞給我，就夠了。——像這樣的好機會，就是等到你頭髮白，也是很難再遇到的了。

錢——志明，我如果現在把手遞給你，並不是因為你這一番話打動了我底心的原故，不過是因為自己覺得品格太低下，大可不必再活在世界上。——我底人格破產了。我往日的名譽，勇氣，一一的消失了。我再不敢看重我自己了——現在只有往死路上走的一個法子，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的了。——我真是世上一個最下賤的人呵……

史 那末，你還有什麼委決不下呢……？

（一個蒙着全身的人跑上來。）

某隱者 (向錢惠明說) 你餓的打戰，那裏還能夠討論這些問題喲。(向史志明) 走開去！

錢 你是誰？

某隱者 你日後自然會知道的。(向史志明) 躲開去！要你在這兒幹什麼——你底頭爲什麼

不好好的長在脖子上？

史 我用手鎗把自己打死了。

某隱者 那你去你做你底沒頭鬼得了。你底生命已經成了過去了。你不用把你那臭味兒，站在這裏薰人。你把自己底手指看一看，吓，已經在腐爛了。

史 請你不要趕我走——

錢 喂，你究竟是誰喲？

史 請你不要趕我走。讓我在這裏玩一會兒，我總不妨礙你們一點就是了。——地下太蒼涼悽慘了。

某隱者 那末，你爲什麼先前還說什麼超越一切不超越一切，儘着吹牛呢？——難道你自己不知道是在自騙騙人嗎？虧你那麼樣說得滔滔不絕的呢，你這個臭皮囊！——你既這樣求我，那末，我就允許你吧。可是不許再吹牛，也不許玩你那騙人的把戲！

錢 你究竟是誰說是不說？

某隱者 不說。——我勸你現在任事聽從我，我很願盡心盡力的，替你策畫你將來的事業。

錢 你莫非是——我爸爸吧？

某隱者 難道你爸爸說話的聲音，你都認不出嗎？

錢 我認不出。

某隱者 ——你爸爸這時候正和你媽媽枕在一起彼此安慰呢。——我願把你前途應走的路子，指示給你。你現在這樣倉皇失措，不知自主，完全是因爲你遭了不幸，所以才這樣的。你只要喫過一頓飯，包你頭腦就會清楚了。

錢 (自語着) 怕是閻王派來的鬼吧？——(高聲) 自從我犯了罪之後，我再不能安安心心

的喫飯了。

某隱者 你現在如果喫一頓飯，包你心就會安定了。——聽我來告訴你吧，她底體質很強健，小孩子本來是可以安安穩穩的生下來的，都是因為施老太太給她打胎，所以才把她底性命送掉的。——我現在把你送到社會上去，讓你認識認識世上一切有意思的事物。我望你從今後，好好的發展你底智慧和才能，不要辜負了你自己。

錢 你是誰？你是誰？我是無論如何不能跟着一個生人走的。

某隱者 你如果不聽從我底話，跟着我走，你是永遠不會認識我的。

錢 真的嗎？

某隱者 自然是真的！——現在，你除開跟我走之外，你簡直是找不出一條生路來。

錢 我無論什麼時候，都能把手遞給我底朋友的。

某隱者 你朋友完全是個騙子。凡人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是無論如何不該去死的。什麼超越一切不超越一切，這種滑頭真是世上第一等的可憐蟲！

錢 滑頭不滑頭我不管。你要是肯告訴我你是誰，就請你爽爽快快的說出來，不然，我就要把手遞給你說的這位滑頭了。

某隱者 (向史志明) 你說怎麼樣？

史 惠明，他說的話不錯。我先前所說的都是信口開河，請你不要相信。你跟着他走得了，於你只有益處。縱使他隱着不教我們看見他，然而他至少總還是一點實在的東西。

錢 你信神不信？

某隱者 看情形去。

錢 火藥是誰發明的？你能告訴我嗎？

某隱者 火藥是一個德國名叫許華池 (B. Schwarz) 的和尚，在西曆一千三百三十年左右發明的。

史 如果不發明火藥，那我怎麼死法呢？

某隱者 那你上吊也是一樣的死。

錢 你對於道德的見解怎麼樣？

某隱者 你這東西！難道我是你底小學生嗎？

錢 我那兒知道你是誰呢？

史 不要吵嘴！——請你們不要吵嘴，吵嘴是吵不出結果來的。你們如果要學那班酒肉朋友吵嘴，那末，我們——兩個活人，一個死人——又何必在這麼樣的深夜，坐在這兒談天呢！——我很願意聽你們好生的議論下去，不然，我就挾着頭走路。

錢 你總是那麼個老鼠膽子！

某隱者 他說的話不錯。我們不能因為他是鬼，就以爲他底話是不對的。——道德這個東西，是兩個虛量相乘所得的實數。所謂兩個虛量者，一個是應該如此做，一個是情願如此做。既情願而應該做的事情，便是道德；道德本身，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史 你爲什麼不早把這話和我說呢？——我簡直是被道德殺了。我所以自殺的原因，是怕我留了級，我父母要嘗失望的苦痛。耶穌十誡裏說過：「孝敬父母的人，一定能享高壽。」這句話至

少在我這一回的事情，是毫不適用的。

某隱者 朋友，這原是你自己神經過敏了。縱使你當初留了級，你父母至多也不過是氣的叫罵一頓就完了事了，那裏就會死呢。

錢 你說的話，確有些很有道理的地方。——我先前所以遲疑不決不會將手遞給志明，就是因為我對於道德的見解，還在懷疑的原故。

某隱者 這正是你勝過史志明的地方。

史 我真不信我和他底高低，相去竟有這麼遠。敬愛的，當我帶了手鎗朝樹林裏跑的那時候，你怎會不曾也偶然的遇見我的呢？

某隱者 難道你已經忘卻我了嗎？你在最後的一刹那，不是還站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嗎？——我看這裏並不是一個正式談話的地方，我們可以不必儘着議論下去了吧。

史 可不是。況且現在又漸漸冷起來了。——他們雖然替我穿上一套新年拜客穿的衣服，可是既沒有小衣，又沒有襯褲。

錢 再會了，好志明。這個人把我領到什麼地方去，我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終究是一個人……

史 惠明，我先前勸你把手遞給我，你可不要懷恨在心；我是因為你我底舊交情還在，所以才來勸你的。——唉，我現在只要能够跟你再到世上去跑一趟，那我真要一輩子悔恨我從前輕輕送了自己底性命過於孟浪了呢。

某隱者 人各有志，我們底人生觀原是各各不同的。譬如你只會安分守己，對於一切不存慾望，他（指錢惠明）卻不論對於什麼事都抱着懷疑的態度，是從來不肯冒昧從事的。——再見吧。

錢 志明，再見吧！謝謝你今夜還來和我見一面。我們這十四年裏頭，什麼愉快的日子沒有一同過過。志明，我此番到社會上，無論前途是好是壞，無論我這人變得怎麼樣，我總不會忘了你……

史 謝謝你，親愛的朋友，謝謝你。

錢——就是我一且老了，也祇有你能夠比世上一切的活人，更加和我接近。

史——謝謝你。——祝你們一路平安——不要因為我就誤了你們底正事吧。

某隱者——小孩子，跟我來！（挽着錢惠明底手臂，從墳墓堆裏走了。）

史（自語着），而我卻挾着頭坐在這裏。——月亮給雲遮住，一忽兒浮雲流過，又看見月色了，可是並不比先前格外的明亮。——還是回到我那個地方去吧。十字架給他踢倒了，這獸子真大意，還得我自己去重新豎起來呢。等一切的事情做完了，只有仍舊去躺着，靠着腐爛取暖，自尋歡笑……

（幕下）

（完）

附錄（一）

Kammerspiele 戲園觀劇記

春醒是我今年春假裏譯出來的。半年以來，頗讀了些衛氏底詩歌戲曲，以及其他作家關於衛氏思想生平の著作；然而卻始終沒有一個機會，可以看到春醒排演。我常常的當作一件恨事。前天上午和一個德國朋友從公園裏散步回來，在街上看見 Kammerspiel 戲園底戲單上印着春醒兩個大字，急忙走近去仔細一看，這一樂真是非動小可！——原來春醒又將開演了！吃完了午飯，因為戲園要到四點鐘才賣票，所以就同着一個高麗同學，到一位研究地理的德國學家裏去談天。我們從上海五卅慘劇談到西藏印度，從印度談到太谷爾，從太谷爾談到了文江張君勛底科玄之戰——約摸談到四點鐘，我就告了辭出來，一口氣跑到 Kammerspiel 戲園買了一張戲票。票子買到手，心放寬了一半，於是又跑回家裏，胡亂吃了一頓晚飯——麪包和香腸。戲園要到七點半鐘才開演，我六點半鐘已經候在門口了。那一種「熱鍋上的螞蟻」的神氣，現在

回想起來，自己也不覺笑了。好容易挨到七點半鐘，電燈慢慢的暗下去，人聲漸漸的靜下去，我久已相思的春醒終於開演了。

衛德耿一生受盡了自命爲道德家的人底攻擊和凌辱。當他底傑作春醒在 *Kammer-spiele* 戲園開始排演時，劇場中辱罵聲，呼打聲，幾乎每次都有。就在最近，教會裏的人，也還請求警察廳禁止衛氏底 *Büchse der Pandora*, *Schloßs Weiterstein* 等劇開演哩，但是沒有成功。社會上的一班人，已經從攻擊衛氏劇本爲不道德，掉轉頭來欣賞贊歎衛氏劇本底偉大了。就是戲園裏的罵聲，現在也聽不到了。

Kammerspiele 戲園這次排演春醒，刪去了第二本第三幕和第三本四六兩幕。其餘保存下來十六幕裏的人物和詞句，也略有刪改之處。這實是戲劇界底一種普通的現象，並不是衛氏底劇本不適於舞臺表演。

春醒感我最深的，要算第二本第七幕和第三本五七兩幕。

史志明在自殺之前，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那一種悲慘的哀鳴的聲音，真感動人。志明天資笨拙，讀書不能上進，加之又被困於先天的性的煩悶，以致弄得神魂顛倒，留班降級，偏偏他父母又非要教他做一個「念書人」不可，不許他改業，他爲救他父母失望的苦痛計，只得去自殺，所以他自殺是不得已的，是被社會逼得這樣的！他在臨死之前，還偶然遇見了他底舊同學梁蘭清女士一次；「生命」雖在他眼前作了最後的閃爍，可是終於不能使他覺悟，他終於去自殺了。自殺之前，他那種苦痛的樣子，是何等的淒慘可憐喲！

貝蕙芬之死，可以說大部份是給她母親害了，雖然不是出於有心。假使貝夫人當初把人身底生理明明白白的告訴了蕙芬，蕙芬何致失足？假使貝夫人在蕙芬已有了孕之後，不請人替她打胎，（這種顧全面子的行爲，完全是無意識而且不人道的！）蕙芬又何致夭亡？當她病倒在牀上，她母親怪她不該做出那樣的事情來的時候，她卻帶着哭聲向她母親說：「媽媽，我在世上除開你之外，並沒有愛過別人。」唉，可憐天真爛漫的蕙芬，竟給她生身的母親騙了，害了！當我聽到

臺上的蕙芬說這話時，我底熱淚竟忍不住流下來了。好一樁傷心的人間悲劇呵！

末一幕中，隱者和史志明代表生死兩個意志同錢惠明辯論生死的意義。錢惠明是一個強者，所以他終於跟着隱者跑了。那一席話，充滿了活潑潑的朝氣，指示了我們青年應走的道路——就是教我們向現實的生活裏去奮鬥，求生；不要退向死路上去求那虛無縹緲的安逸和淨福！

那一晚無論是就舞臺上的藝術說，我是就劇場裏的看客說，我都很滿意。何以說看客能使我滿意呢？就是因為他們懂得劇場底規矩，不亂拍手，亂叫好，擾亂劇場底肅靜的空氣，所以我說他們很使我滿意。我想，等到國內底劇場也養成功這種好習慣的時候，戲劇一定有了極大的進步了。

我很感謝 Kammerspiele 戲園使我在這個譯本付印之前，親自看到春醒排演；我尤其

感謝牠使我能借這個機會，把我在序言裏沒有說完的意思補寫在這裏！

我不但希望把這個劇本快快的介紹給國內底知識階級，我更希望把這個劇本快快的介紹給國內底民衆。倘若國內愛美的戲劇團之中，有那一個要排演這個劇本，我很願意把我由 Kammerspiele 戲園得來的佈景的知識，供獻給牠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元吉記於德國明星。

通訊處

Yüanchi Yang

c/o Ernst Schierlitz

Trapentreustra. 37/III

München

Germany.

附錄(二)

劇中人物

- Frau Bergmann.....貝繩武夫人
Fra Müller.....米貝貴芬女士
Wendla貝蕙芬小姐
Herr Gabor.....錢亮祖
Frau Gabor.....錢崔鳳英女士
Melchior Gabor.....錢惠明
Rentier Stiefel.....史石侯(放債爲業者)
Probst Stiefel.....史憲伯
Moritz Stiefel.....史志明
Hänschen Rilow姚文龍
Lämmermeier.....李源生
Ernst Röbel劉怡祖
Georg吳炳麟
Otto周希人
Robert.....張堯成
- } 中學生

- Thea 戴蘊娥小姐
- Martha 趙德貞小姐
- Flse 梁蘭清小姐
- Rektov Sonnenstich 教務長陳述禹(陳糊塗)
- Affonschmalz 侯喬生(侯翹孫)
- Knüppeldick 王 濤(王矮子)
- Hungergurt 汪志成(汪長子)
- Fliegendtod 狄蔭甘(狄僵尸)
- Zungenschlag 孫可法(孫結巴)
- Knochenbruch 楊靈鳴(楊拐子)
- Habebald, Pedell 學校聽差陸錦
- Pastor Kahlbauch 牧師伍宗德(伍大肚皮)
- Ziegenmelker 齊根生
- Dr. Prokrustes 白魯克博士(感化院院長)
- Diethelm 程伯康
- Reinhold 曹家駒
- Ruprecht 胡有成
- Helmuth 鄭 鈞
- Gaston 衛康德

} 中學教員

} 感化院中之青年

Medizinalrat Dr. Brausepulver... 醫生何心泉博士

Ein Schlossermeister..... 銅匠一人

Der verummte Herr..... 某隱者

卷
四



一
百
三
十
四

文藝叢刊乙集

春 醒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德國衛德歌

譯述者 湯元吉

發行兼 上海寶山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Belles-Lettres Series
TRÜHLINGS ERWACHEN

By
F. WEDEKIND
Translated by
TUNG YUAN CHI

1st ed., May, 1928

Price: \$0.4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學
研究會
叢書

戲曲

商務
印書館
出版

華倫夫人之職業 譚家洵譯 五卷

Shaw: Mrs. Warren's Profession

長子 郭演存譯 三角

Galsworthy: The Elder Son

瑪加爾 失去的天使 張志澄譯 五角

Jones: Michael and His Lost Angel

慳吝 高真常譯 五卷

Moliere: L'Avare

木馬 李青崖譯 五角

Andre: Paul Antoine and Maxime.

Lesy: Les Chereaux de Bois

三姊妹 曹靖華譯 四卷

Tchekoff: The Three Sisters

人之一生 歐濟之譯 五角

Andreyev: The Life of a Man

狗的跳舞 張聞天譯 五卷

Andreyev: The Waltz of the Dog

阿那托爾 郭紹虞譯 四角

Schmitzler: Anatole

史特林堡戲劇集 張毓桂譯 五角

Strindberg's Plays

梅脫靈戲曲集 湯澄波譯 五卷

Maeterlinck's Plays

青鳥 傅東華譯 六卷

Maeterlinck: The Blue Bird

倍那文德戲曲集 沈雁冰譯 八角

Bonaventura's Plays

太戈爾戲曲集 羅世英譯 二卷

Tagore's Plays

春之循環 羅世英譯 三角

Tagore: The Cycle of Spring

青春的悲哀 熊佛西著 四角

復活的玫瑰 羅侯 著 五角

樂山 羅侯 著 三角

相鼠有皮 顧德隆譯 五角

歧鼠 徐公美著 四卷

Galaworthy: The Skin Game

人間的樂園 羅侯 著 四角

人間的樂園 羅侯 著 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冊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徽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末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冊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畫輯略 一冊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棗園春燈話 二冊 六角

遠漢齋謎話 一冊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闢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冊 二角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冊 二角

小說考拾遺 一冊 二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冊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冊 二角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國家圖書館



001671911



55

音